蹄風著



10

清宮劍影錄

第十集

蹄風著



目次

第三十二回：一劍讎二龍生死鬥

白鶴傳書高僧胆落　玉簫初弄武士遭擒

且說密勒池弟子巴哈羅和卓丹二人，展起絕頂急行輕功，未够兩個時辰，已離開北京數十里。前面就是南口，兩邊峭壁，高山就像一個屏障。那時天色大亮，只見長空萬里，天上一片片白雲，向南飄去。忽聽半空一聲鶴唳，一條白色的影子盤旋疾降。卓丹展目一看，喜道：「巴哈羅師哥，你看來的不是密勒池的靈鶴嗎？」巴哈羅應道：「是啊！我還看見牠脚上的小金鎖呢，嘿！牠飛下來了，你看牠口裡啣的是什麼東西？」說話之間，那白鶴已經飛下來，雙翼一歛，輕輕落在巴哈羅的肩膊上，這時才看到牠口裡啣着一卷黃布。卓丹忙上前把黃布取下，說道：「三位師尊還有法旨頒下來呢。」那白鶴見了二人，不停把長喙揩貼他們的臉頰，親熱地叫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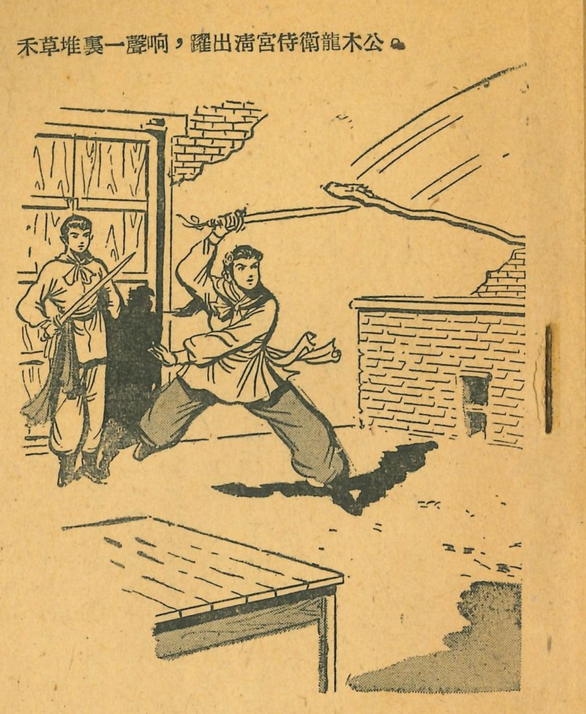
巴哈羅卓丹向西頂禮，然後打開黃卷，果然是密宗上苑三位法師傳來的法旨，着二人找到慧塵，見到赤空三藏，勸他即日離開淸宮，回返密勒池懺悔。又說沙哈洛的徒兒冒蓮和崑崙女俠白素常在熱河道上受困，命二人即往救出。巴哈羅便道：「如今先要通知慧塵師妹，我們才能趕到熱河去的。」卓丹應道：「我們在五台盜鹿時已留下暗記了，只不知師妹是否見到，目前還是遣仙鶴傳訊，敎她在南口等候吧！」說了，撫着白鶴的長頸道：「鶴兒，我們還要煩你走一遭呢。」當下拿柳枝燒成黑炭，就在黃布上加了幾字，給白鶴啣在口裡。巴哈羅在牠耳邊囑道：「鶴兒，你到五台白鹿苑去，一

路找尋慧塵師妹的行踪，把信傳遞，不可有誤！」那靈禽點了點頭，振翼高飛，瞬已沒入雲表。

原來冒蓮和粉面仙姑白素常，這時正在熱河給龍木公這一批人困着。她們担任道上接應佛光回程，估不到已給血滴子跟踪。那天入到熱河邊境，入黑時份，就在一處農莊裡借宿。屋裡走出一個龍鍾老漢，頭上戴了雪帽，佝僂着身子，把二人招呼到一間房子裡。一會捧進一些酒食來，對二人道：「兩位姑娘，今夜初刮北風，你們道上冷着了，老漢特給兩位暖一壺酒，還有熟雞子，兩位姑姑不嫌



待慢，吃杯酒好睡覺呢。」白素常等老漢出了房子，低聲對冒蓮道：「我看這老頭兒一雙眼目，閃爍不定，說不定是鷹爪兒的耳目，我們還是小心提防，不要喝他們的酒。」暗裡把酒潑在地上，草草吃些饅頭。老漢進來把食具收去，回頭對二人道：「兩位早點睡覺，這裡農莊連油燈也不多，好在屋裡暖和，兩位自已關上門歇息吧。」二人作禮道謝，看眞老漢走了，立刻關上了門，和衣躺在炕上。



禾草堆裏一聲响，躍出清宮侍衞龍木公

夜裡，屋裡陰沉沉地，土炕的禾草灰也熄了，微微聽到外面有點脚步聲，細聽時却給北風虎虎的聲音掩蓋了。白素常暗牽一下冒蓮，大家抓回劍子，輕輕拔開門閂，才知外面已經上了鎖。正想把門踢毀，屋後沙沙地响了一下，黑暗中看到禾草堆裡躍出一人，身形一幌，手裡掃出一根鐵杖，呼的直撲過來。冒蓮急把劍展出，低身一擋，嚓的一响，震得手腕有點麻，知道這個定是雍正底下的外家高手龍木公。喝叫一聲：「你這老頭兒，活是尋上門來討死！」這時白素常一根長鞭已匝地捲出，一招「青蛇過樹」飛上龍木公的面門。龍木公突把虬龍杖沉下，迎着白素常的鞭尾一捲，冒蓮一劍戳到，便給他的杖頭撩着鞭尾擋着。粉面仙姑翻手一甩，把長鞭抽回來，但屋子太小，施展不出她的鞭法。剎那間虬龍杖的黑影呼的又迎面擘到，粉面仙姑側身閃過，左手一口短劍迎着杖頭，貼着一翦，這一勢用力太猛，鐵杖篷的打在磚柱上，一時磚石横飛，樑木瓦片紛紛墜落。粉面仙姑站處近着屋門，立刻飛出一脚，兩扇木門應聲碎開，她抓着冒蓮

的手一同竄出，頭上已滿是塵土，幸而沒有給磚瓦打傷。

粉面仙姑回身一看，龍木公揮動虬龍杖，跟着衝出，相隔還有二丈之遙，她一摸腰畔的飛劍囊，才知留在屋裡，忽忽未及抓走，不覺暗吃一驚，只得向前飛奔。前面樹林突來一聲大喊：「賊婆娘那裡走！」那裡又躍出一人，使的也是鐵杖，打成「雪花蓋頂」一般，迎面擊來，細看時却是鐵杖眞人。二人暗裡叫一聲「苦也！」這二個都是一流外家高手，如今前後追來，端的不易應付。瞥見路旁一條小徑，直通山坡下面。惚忙裡沒暇細察，轉身便跑，忽地一聲震响，二人一齊跌在坑道裡。原來這處正是陷阱，足有三四丈深，上面蓋了蘆蓆草塊，夜裡沒法看出。

二人定了定神，聽到龍木公在上哈哈大笑，兩邊還有十多個便衣巡檢，拿火把照着，一刹兒拋下錨鈎飛索，要活捉她們。白素常怒的柳眉倒豎，嬌叱一聲，劍光閃動，匝着身子一揮，那些索子搭鈎都剁斷了。趁着這時，二人展起旱地拔葱的身形，向上冲起，誰料龍木公和鐵杖眞人兩根鐵杖，盤旋打出，把穴口掩蓋着，她們縱到穴口，便給杖風掃落，知道沒法突破兩根鐵杖的包圍。粉面仙姑歎了一聲道：「我若是抓得暗器囊出來，還可以發飛劍對付，如今怎麼是好？」

這樣相持了一會，她們總沒法縱上穴口，上面已蓋着一張鐵網。天色發白，微微聽見有人在穴外爭論，二人附耳土壁細聽，是龍木公和鐵杖眞人在處說話。龍木公說道：「皇上命我們把二人的首級取回去，若要幹時，就得把硝磺投下去，可是我心裡覺得有點難過。」鐵杖眞人道：「一會兒紅衣喇嘛便來了，我們不如把責任推給他，省得惹下崑崙派的仇恨。」聲音漸弱，以下的再聽不出。冒蓮在下聽了便道：「我師傅閒常有說，清宮劍手之中，除了亞密當外，龍木公比較有點正氣，如今看來，

他還算得是個武林有節氣的人物。」白素常還沒有答，便聽龍木公在上喊道：「眞人快看！這兩點人影是誰？」鐵杖眞人應道：「這不似是自己人呢，來人的輕功實在了不得，啊！我看到了，是二個服裝古怪的人，一個似是小沙彌，不好了！快躲！」

穴外來了嘶的响聲，兩條光影穿空掠過，跟着一輪切金斷玉的發响，那些血滴子武士喊着狂奔，似在四散逃命。外面又來了呼的一股風，穴外蓋着的鐵網，已不知那時捲走了。有人在上喊道：「兩位師姐不要驚，我們是密勒池來的朋友，請縱上來！」二人忙的輕身縱上，驟覺有人在上一帶，身子已站在穴外。面前來了二個少年人，一個穿青海牧民的服裝，一個小沙彌對着她們作禮道：「兩位師姐，我們來遲了，令到兩位受驚。」冒蓮聽過神尼說，佛光還有兩個師哥，名叫巴哈羅、卓丹。料來的就是這二人，連忙上前相見。再看地上都是斷折的刀劍，龍木公和鐵杖眞人的兩根鐵杖，也捲到遠遠墜着。問起剛才情景，才知龍木公和鐵杖眞人給他們施出密宗飛劍追逐，已嚇的亡命飛奔去了。

她們二人謝過相救之德，巴哈羅卓丹便道：「我們還有點事要幹，兩位也無須等慧塵師妹了，長纓兄弟的傷勢已無大碍，過兩天便可復元。」跟着把京裡情形說出一遍。冒蓮白素常自是欣喜。卓丹又道：「兩位請趕到五台山去，和王崇明叔叔一道回京，我們就此告辭！」冒蓮要多問時，只見兩條人影冲起，脚下幾起幾落，已沒在叢山之中。

那時清宮之內，雍正看見白振和策零等垂頭喪氣歸來，稟告賊人全部逃去，于成龍手臂又受了傷，不禁暴跳如雷。他這次調撥人馬，分四路追踪，預料三音神尼給軟禁之後，甘鳳池等定逃不過砲火的包圍，誰想甘鳳池等依然逃去，連司馬長纓也給賊黨帶走。當下把白振等罵了一頓，屈指一算，

今晚已是司馬長纓受傷後的第三天，如果佛光取不到靈芝草回來，這個小賊仍不能逃過一死，心裡快慰了一些。但念到白鶴劍客這一批人還沒消息，不知能否把佛光等賊人拏獲，萬一給她漏網，回到京來，知道沙哈洛給自已禁起，定會到來廝殺。想了決定先下手爲强，今夜先把沙哈洛弄斃，然後提出佛明和獄裡犯人一起斬首。

雍正素來處心積慮，白塔下的地窖，兩邊牆壁是活動的，每堵牆用生鐵鑄成，底部有活動輪子，外邊隔着密不通風的火藥庫，只要在外燃着引線，庫裡火藥爆發，空氣鼓動，把鐵牆向前推進，便把地窖裡的人壓着，片刻輾成扁平的肉醬，因爲火藥的力量無可抵禦，任是有千鈞氣力的人，也要給兩面牆壁夾着。

他回到仁壽宮的密室，這地方就是先日司馬長纓進見過的地方，建築在宮殿的下層，結構異常精巧，當日長纓只在牆上一幅畫裡看見雍正半身，當晚宮裡起火，雍正吃了一場虛驚，遷到園裡涵虛堂暫住，如今地下室已經修復，他怕刺客又闖進來，所以回到這裡寢息。他進室之後，開了壁間的透視鏡，地窖裡的情形，歷歷在目：沙哈洛呂四娘二人端坐一隅，閉目不動。他不覺露出陰狠的微笑，自言自語地道：「沙哈洛，你苦苦要和朕作對，看你今夜還能逃却一死嗎！」再打開第二個透視鏡，又看到佛明縛在囚室的鐵椅上，頸上箍着一枚血滴子刑具，動也不動。暗想：「沙哈洛定是看出破綻，才沒把玻璃弄破，親手弄斃她的徒兒。」忽聽門外輕輕叩了一下，內侍在外稟道：「赤空法師在殿上候旨！」

雍正忽忽來到仁壽殿上，赤空早已站着等候。雍正道：「朕正想請聖僧到來，商議把犯人處決大事。」赤空神情有點不安，合十道：「皇上聽稟，貧僧遇了非常之事，不想擾及聖安，現在就要離開普慈宮，特向皇上告辭。」雍正吃了一驚道：「聖僧究竟爲了甚事，要離開朕躬？」赤空稟道：「實告皇上，敝派同門已知貧僧在此，他們今夜便要到來，貧僧恐驚及聖駕，所以約了他們在八達嶺外相見。」雍正訝道：「聖僧說的是否沙哈洛的孩子佛光，朕想她不會立即回來，聖僧對她也無用畏懼。」赤空道：「貧僧日來元神不安，已算出有大禍降臨，所以到來求皇上恩典，把日前答應欽命貧僧回藏的諜文頒下，讓貧僧作個護符。」雍正想了想答道：「聖僧這一去，難道就不歸來嗎？」赤空不想把日前受到雪螭侵入腹中的事說出，只道：「貧僧此去，吉凶未卜，苟如能够把敝派同門遣去，自然回到皇上跟前來。」

雍正心裡暗道：「這喇嘛來宮日久，朕的私隱他都知得清楚，如何能够讓他離去，我還是設法把他留下來，那回藏掌理紅教的諜文，更不能在這時給他，還要他雙手染上一點血汚，那時他便會死心塌地替朕出力了。」想了想便道：「聖僧法力高强，何必畏懼沙哈洛的孩子？今夜三鼓，朕若不見聖僧回來，便把她媽壓斃夾壁之中，連佛明小尼姑也一併處死。」赤空不禁一楞道：「皇上不是答應過不傷害沙哈洛的嗎？爲什麼又要這樣幹？」雍正獰笑道：「朕當初以爲甘鳳池等一班逆賊，會中計受擒，如今只好拿妖尼殺掉，讓她的孩子知道朕的手段。」赤空立刻看出雍正的語氣，疑心他受到同門聳動，回返密勒池去，所以逼他在三鼓之前回來，否則拿神尼的性命作要脅。心裡當堂打了一特，心想：「沙哈洛是我施障眼法困在白塔下的，無形中是我害了她。」於是對雍正稟道：「貧僧在三鼓之前回來便了，求皇上暫勿動手。」他忽忽辭出，路上思潮起伏，想起剛才神鶴示儆，已經回書三位同

門，入黑之前在八達嶺相見，萬一眞的給他們屈服，不能依時回來，那麼神尼的性命豈不危殆？又念到沙哈洛是蒙古佛敎的女菩薩，自己斷不能幹下這一件傷天害理的事。忽然記起那天給司馬長纓盜去一枚地道秘鑰，本來這是開啓囚室的暗匙，可是雍正已把佛明拿到別的囚室去，就算推尋到這秘鑰的竅門，也是無用。忽又想起前些時鐵臂禪師建造地下機關，曾有一張圖形留在普慈宮裡，何不看看這鑰匙有無別的用處。

他忽忽回到普慈宮，找着那一幅地下機關的圖說，看了一會，又忽忽來到萬壽山下。只見紅巾武士四邊把守着，地道入口的圓拱門，已用石牆堵塞着，內裡還有幾重鐵壁，料這裡無法走出。他一路走上白塔，這處也有幾名侍衛把守，見了他都俯身作禮，詢問聖僧何往？赤空道：「貧僧要進塔裡，找一卷經文看看。」他進到底層，那裡佛座之下，嵌着四塊碑石，刻了經文。赤空站在一塊碑石面前，運力一推，立刻露出暗門，有石級透下，這處已是塔座下的地窖。當初建築作爲放存經卷和收藏法器之用，後來紅衣喇嘛飛龍僧等在這裡築了機關，管制着地道裡各囚牢的門戶。地窖中央平放着一個大輪子，一條鐵軸直貫到地下，輪子下有許多輪齒，推動旁邊一個個的小輪，正是管制地道各處暗門的樞鈕。赤空把輪盤的啓閉挽手弄開，推動一下，地面便冒出一些槓杆來，每一根都刻上字匭。他再看牆壁上，發現十來個鍵門，都有同樣的字匭寫上。看了一會，已明白了這樞鈕的結構，他知道神尼被囚在最下層的地窖裡，編的是十三號，窖下地板可以升降，只是鑰匙只有三枚，一枚在雍正手裡，一枚在鐵臂禪師身上，自已的一枚，却給長纓弄去了，一時不覺焦急起來。

他繞室踱來踱去，突然想起地上冒出來的槓杆就是升降的機捩，這鐵杆有手臂般大小，定然直貫

到囚室去，匙孔雖然露在上端，若果拔了出來，掉轉頭放下去，那麼神尼拿着秘鑰，可以在下開啓。他想了即時把輪盤再次推動，看到第十三號的槓杆伸出地面來，立刻運出擒拏手把它握着，跟着內勁一提，漸漸全根拔出，好在這塔的中間，像烟囱般向上築了通風井口，這槓杆抽到五六丈才整根拔起。赤空暗喜料的不差，對着露出的管口喊道：「沙哈洛，沙哈洛！」喊了幾遍，小孔裡傳來很微弱的回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沙哈洛在此，法師有何吩示！」赤空忙道：「女菩薩不是帶着一根銅尺子般的鑰匙嗎？貧僧特來把你們放走。」神尼在下應道：「貧尼帶在身上，難道雍正要施出毒手，法師才動慈悲之念？」赤空道：「如今不必多問，一會看到穴頂有一枚鐵杆伸下，把鑰匙放到小孔裡轉動三次，你們便可覓路逃出來了。」只聽神尼在下念了阿彌陀佛，合十感謝。赤空連忙施出貼壁輕功，沿着通風井扒到頂層，好容易才把鐵杆倒轉，跟着躍回地上，把鐵杆放回原處，運內功壓到地窖之下，讓神尼看到，然後走出塔座。

赤空帶着矛盾的心情，離開淸宮，他爲什麼知道密勒池同門找他，這裡且補叙一筆。這天他在普慈宮裡，正想到近來雍正對自己的態度，已不如前。忽然上空一聲鶴唳，認得是密宗上苑的靈禽，這仙鶴在五百年前，曾經把異敎僧人的眼睛啄下，它是修得大道的長命鳥，閒常職掌傳送法旨，上次奉命到來，當時把僧帽代表本身，打發仙鶴回山覆命，他應該在一月之內，親身回到密勒池，跪在刑堂請罪，這番仙鶴再度前來，不禁一驚。

那仙鶴在上空低飛，盤旋一匝，放下一塊黃布，飄落階前。赤空拾起一看，上面寫了一行梵文，是一句咒語。他念了一遍，立刻感到腹裡一股冷氣冲心，連打幾個寒噤，知道那邪蜮已開始侵害了。

看官們，你道這咒語眞的那麼靈驗嗎？原來這就是精神功的一種，所謂精神催眠，一個人幹了虧心事，常常看到鬼魂出現，也是一種心理作用，令到精神上受到幻覺。赤空心裡一驚，拿着黃布出神，再看黃布背面還寫了幾行字道：「同門師姪在八達嶺恭候。」下邊畫了三個山字形的符號，他知道來的共是三個同門。想了不能不往，所以進宮稟告雍正，打算取得一度聖旨，騙各同門回去，然後遁到後藏藉紅教來保護，使密宗高僧不敢惹起兩教是非，便可逃避一時。誰想雍正沒有答應，還要他三鼓前回去。這樣他只有拚着回去服罪的心情，和各同門師姪相見。

赤空這一去，將是怎樣收場，暫且按下慢表。如今說到慈悲菴裡，司馬長纓自得到賽華陀夏青松給他施手術，把腹部傷處接縫，更得到密勒池派來的二位劍客及時取到靈芝草，這種靈藥果然有不可思議的醫療作用，經過一天，他的精神已漸回復，祇是流血過多，身體還是軟弱。甘鳳池白泰官見了，心裡自然喜慰，但一念到三音神尼進宮之後，消息全無，料是凶多吉少，又不禁憂慮萬分，可是在司馬長纓跟前，不敢提及，只有暗裡着急。

司馬長纓看見他們憂形於色，不時繞室徬徨，這宵他半夜睡醒，室裡只得夏青松和衣睡着，却不見甘鳳池二人的影子。忽然屋上一陣衣帶風响，隔壁有人低聲問道：「是老二回來嗎？」認得是甘鳳池的聲音。簷頭跟着有人縱下，便聽見白泰官應道：「大哥，不好了，師姐和四妹都落在魔王手裡了。」甘鳳池急道：「你怎樣探出來的？」白泰官道：「我從中南海的水渠偷進，抓着園裡一個守衞，這厮說出昨夜師姐和赤空鬥了一會飛劍，後來便和四妹一起陷在地道裡，看來不會是假的。」甘鳳池驚道：「如今只得我們二人在此，怎生是好！」白泰官歎了一聲道：「赤空雖然不會就把師姐加

害，但目前長纓姪兒還沒復元，我二人怎能離開。」

長纓聽到這裡，已知道白泰官曾經夜探淸宮，想到三音神尼爲了自己受傷，寧冒險進宮會見雍正，如何忍令她落進陷阱裡。立刻推衾起來，撫摩一下腹部，覺得已沒有腫痛；燈下解開紮布一看，當堂使他驚奇，那創口已經平復，只留着一線疤痕，心想：「那靈芝草眞的有着奇效，無怪世人說是起死回生的靈藥了。」他走了幾步，身子似有點飄浮，氣力也沒往常的充沛，想起夏青松是個華陀復生的名醫，定有方法令到自己回復體力。他看了夏青松一眼，便跪倒榻前。等了一會，夏青松醒來，見長纓跪着，忙把他挽起來，問是何故？長纓黯然道：「老丈雖然把晚輩救活，可是身有大仇未報，如今女菩薩又落在虎口，晚輩要冒險進宮，無奈體力軟弱，幹不得大事，求老丈替我設法。」夏青松才明白他的意思。答道：「你且起來，那靈芝草已是世間靈藥，不過你要即時回復體力，只有試一下借血的法兒。」長纓忙問什麼叫作借血？夏青松道：「就是把別人的血送進你的體內，昔日老夫從新疆哈族人學來的，但先要找得一個和你的血能够混和的人，才能施術。」

第二天，長纓在菴後找到幾個年青的莊稼漢，答應送給他們一些金子，把血借給他醫病。夏青松在這些人的身子刺出一點血液，滴在磁碗子裡，再把長纓的血放進去，其中一個能够混在一起。夏青松滿意地點了點首，從藥囊拿出一根銀管子，兩端尖利，管的中央附着一個盒子形的氣鼓。他命長纓和莊稼漢睡在一起，銀管子刺進兩人臂上的脈穴，他按着管中間的氣鼓，莊稼漢的血便從銀管透進長纓體裡，未够一頓飯時候，才把銀管子抽出，長纓當堂覺得氣力充沛，回復往昔的强壯，連忙謝過莊稼漢，送贈他們一錠金子，打發走了。他暗裡展起輕功，飛身上瓦，覺得身子輕靈，脚步沉實，知道

夏青松的借血手術，果然回復了他的本能，不覺暗喜。

這一晚，他瞞過了甘鳳池白泰官二人，偷偷出了慈悲菴，一路施出夜行本領，向禁城飛奔。宮牆內的道路，長纓都已熟知，片刻已來到頤和園裡。這時候剛是赤空離開不久，司馬長纓穿的是夜行衣靠，展出昔日孟麗絲傳授給他的黑夜飛行小提縱，園裡雖然佈滿了守衛，看到的只是一條黑影，眨眼便過，翻看已沒有一絲兒影跡，都以爲自己眼花，或是貍奴在簷頭越過的暗影，都不以爲意。

他一路飛簷越脊，穿廊過樹，已來到昆明湖畔，想起前幾天在涵虛堂裡受傷，連五龍金光劍也失落了，今天誓要先把寶劍得回，然後找雍正算帳。這時涵虛堂裡燈光暗淡，只有幾個紅巾武士守在庭前。他來一勢鵬鳥張翼，從廊頭飛到假山石後，閃身一伏，外面傳來忽忙的腳步聲，其中一人道：「皇上不知是否在這裡，兩位大人且等一下，讓小的進去稟告。」說話的是內監的聲音。長纓伸出頭來一望，階上站着二人，正是龍木公和鐵杖眞人，二人滿臉風塵，像正從遠路回來似的。

這時堂裡走出一人，肩頭裹着白布，一條臂膀吊在胸口，就是前夜給甘鳳池扭傷臂骨的于成龍，見了二人便道：「龍老頭兒，皇上沒在這兒呢，恭喜兩位把賊黨抓來了，這番功勞定是不小。」龍木公二人苦笑道：「于領班不要來挖苦了，你不看我們弄的這樣子，險些兒送了性命，今天已是走了八百多里，才趕返來。」他們看見于成龍受傷，吃驚的問道：「老哥幾時受傷了，難道你和白統領也像我們一般糟嗎？」

于成龍歎了一口氣，把前天包圍陶然亭莊子的經過約略說出，又道：「皇上近來性子很不好，我們已經受到了一頓責罵，今天普慈宮的喇嘛也走了，正在外面又來傳報，說什麼掌教眞人來了，我躺

在這兒養傷，實在也懶得去管，却料不到你兩位也失敗回來了，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呢？」龍木公二人叫侍衛拿水出來，大家喝了一口，然後對于成龍說出今天在熱河道上，遇到二個無名小劍客，把他們殺得狼狽奔逃，同時拏得的女賊冒蓮和白素常也給搶走了。司馬長纓一一聽在耳裡，曉到這是卓丹巴哈羅二人幹的，心裡也就暗暗欣喜。

一會，龍木公二人把于成龍扯到外面去了，涵虛堂裡沒人守着，他閃身進內搜了一遍，不見五龍金光劍的影子，立刻穿窗竄出，直向普慈宮縱去。當他踏進殿上，那幾個打掃地方的內監見他氣冲冲的進來，都吃了一驚，雙足發軟，有些跪下求饒。長纓便道：「你們不要驚，三藏法師往那裡去了。」其中一個應道：「洪爺爺，聖僧日裡到仁壽殿去見皇上，忽忽回來，換過往日的一襲破布衲，便出外去了。」長纓道：「我不殺你們，但不許你們踏出門外去！」轉身出了角門，走進往日他住過的廂房，把衣笥打開，翻了一下，那一管玉簫幸未失落。這是昔日在密勒池時候，玄空三藏給他的玉簫，他怕赤空認出來，所以藏在衣笥裡，如今喜的物歸原主。

他正要離開普慈宮，便見門外竄進一人，見了他大喝一聲：「好大胆的司馬長纓，那晚給你逃得性命，今天却自來送死，看你爺的劍！」長纓一看這人，就是御前一級侍衛策零，手裡的正是自己的五龍金光劍。一看之下，無名火起三千丈。策零身形一擺，劍光颼的直射而來；長纓手裡沒有武器，看到劍鋒戳到，驀地全身拔起，半空一個挺腰，落到殿前，把兩扇大門迅速關上。策零還未曉到長纓關上宮門，要和他決個生死。他的一手七星追魂劍法本來已是够辣够快，何況手裡的又是一口寶劍。他見長纓翻起，劍勢跟着風位剎出，身隨劍走，一招「將星下墜」，劍光如虹彩橫跨，直札到長纓背

後。殿上幾個內監人等，早已慌作一團，爬到長供桌下躲着。

　　長纓這時候的劍法，已得到達摩劍的秘傳，他懷着一腔熱血到來，如何便會吃上策零的一記悶着。當下聽風辨影，突然轉身一擋，噹的一下金石響聲，策零但覺臂上一震，只看出長纓手裡的是一根碧綠東西，呼的直向他的靈台穴點過來。這一出手快如電掣，策零簡直未看出那一根是什麼短兵器，連忙低身側閃，一面抽劍回來，疾施一勢「圯橋進履」，抬臂向上一架。又是噹的一响，震的他全身後仰，好在崆峒派弟子都坐過玄關，走過九宮步法，立刻借勢倒翻出



策零轉身就是一劍，長纓全身拔起。

外，側身發劍，變換一招「錢塘潮泛」，迎着長纓脚下掃出。只見劍波滾動，如潮湧起。長纓曉到五龍劍的威力，那敢大意，他早已提氣吐納，把崑崙派氣功運起，身如飄絮，策零的劍波嚓嚓地剎到來，長纓竟然凌空飛越，一陣輕烟似的落在策零身後去，喝一聲「看你司馬爺的寶貝！」玉簫打出就如一根判官筆，「左插花」，「右插花」，「黃鶯振翼」，「彩蝶戀枝」，只見一片綠色光影，在策零眼前亂趱。這一路出手本來是瓦崗寨時代秦瓊的八路金鐧招數，長纓少時從父親手裡學得來，如今却用得着。

　　策零這時才看出司馬長纓使的是一管玉簫，但已招擋得手忙脚亂，他把平生最精的七星劍法施出，封閉着全身。那玉簫着着向他的穴道打來，五龍劍貼上時，立刻彈開，一剎兒眼前盡是玉簫的影子，像風送楊柳一般，迎面拂來。他暗說一聲「不好！」一看大門已經閉上，連忙騰身縱起，竄上廊頭急遁。司馬長纓那裡肯捨，雙足一點，凌空追上，忽見策零回身把臂一揚，嗤的兩度光影左右一彎，向他身上打來。暗念手裡的簫管不是一門武器，也比不上長劍可把暗器擋落，忽忙間只有拿玉簫向前撥去，那簫管給他迎風揮動，响了一聲。說也奇怪，簫聲過後，策零射來的脫手飛劍閃出一縷光影，便不知飛到那裡去了。

這時候，長纓才記起玄空三藏說過，這玉簫吹動起來，有不可思議的妙用，當日還授他一首音律。看策零時，已縱在七八丈之外，暗念這厮一走，雍正便會立刻戒備，心裡一急，拿着玉簫吹弄起來，一時音韻隨風送出，聲如蟬鳴梟叫。策零縱走之間，驟覺毛管直竪，心胆俱寒，一交倒栽地上，長纓已如鷹隼疾下，簫管在他惱後一抵，點了穴道，隨手把五龍金光劍奪回手裡，連劍鞘一起解下來，佩在腰間，好在這處是普慈宮的圍牆內，沒人看到。他想：「我把這厮殺了不算一回事，但要逼他供出魔王所在，才能報却一劍之仇。」

策零醒來時，看見自已被縛在普慈宮的閣上，司馬長纓拿劍站在他的面前，這處是赤空的靜室，除了幾個打掃小監之外，更沒別人。心想：「這番性命休矣。」長纓拿劍在他頸上一拍，喝道：「魔王在那裡？你想死得爽快一點，便對你爺說出來！」策零汗流夾背，給五龍劍的光影一嚇，忙應道：「皇上在仁壽殿的暖閣裡，剛才我師傅來了，皇上立即召見……」長纓聽了一楞，沒待他說畢，喝道：「誰個是你師傅？」策零顫聲道：「家師就是崆峒掌教棲霞子。」長纓不覺暗驚，聽說這老道法力高强，武功居首，他怎會也到淸宮來混呢？想了把五龍金光劍一擧，叱道：「饒你不得！」其實長纓聽說棲霞子來了，這個道教武林一絕，平日和峨嵋崑崙兩派沒甚惡感，若把策零殺了，便會種下一段樑子。這下裡不過提劍作勢，故意要策零乞命，才答應饒他。這便是得些好意須回手，長纓有點像他父親司馬瀛的汪涵大度，也是先天孕育得來。策零給劍風一吹，果然乞饒道：「司馬英雄手下留情！小的還有一點東西，獻上英雄贖命。」長纓問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東西？」策零道：「小的腰裡懸着的一枚鑰匙，是開啓天牢的總鑰，牢裡禁着你的幾位朋友，如果從正門經過，那裡佈下一道火

坑，派了二十名血滴子把守，祇有這鑰匙開啓的暗門，可以避過火坑走出，小的因奉旨巡視獄裡，所以帶在身上。」長纓暗裡歡喜，一搜策零身上，果然檢出一枚鑰匙。便道：「饒你也行，但你爺還有事要幹，不能立刻放你走。」

長纓捨開策零，縱出普慈宮，天已二鼓，他得回寶劍在手，精神百倍。遠望仁壽殿，燈火通明，便來一勢猿猴疾縱，直趨萬壽山，繞道來到仁壽殿旁，認得暖閣所在。那時雍正在閣上設下素筵，替棲霞子洗塵。這道人是崆峒三洞眞人之首，容貌古樸，頂上綰着純陽髻，身穿青布道袍，白袜雲鞋，背了一口劍，手執塵拂，不像個左道旁門之士。他這番來京，是要查問一下，他的師弟靈谷子，師妹玄天魔女，和他的徒兒莫人俊，怎麼會先後慘死的；一方也要看看雍正的氣運如何，若果是個英明之主，他會留下來作個客卿，倘看得不對時，便打算帶同梟夷子和策零石登雲等回去，不再拿性命來和各派武林人拚鬥。

司馬長纓正在使個「蜻蜓點水」的身形，從閣後玻璃格子窗窺進，下邊情形看得很淸楚。只聽雍正問道：「前些時聽梟夷眞人說，掌教正在煉一口黑風劍，這番想已帶來京中，朕渴望一開見識。」棲霞子遲疑答道：「稟告皇上，這不過是敝派裡的一種玩意兒，不能拿來作武技用途的。」雍正知他不想拿出來，改口道：「道長是崆峒派掌門，門下弟子想必很多？」棲霞子道：「小道雖忝屬掌門，但上有師尊，下有同門，人數實不淸楚。」雍正見他事事避開正面不答，有點不悅，但聽他說還有師尊，不覺十分奇怪。因爲崆峒派向就和外界武林隔絕，派裡有什麼本領的能人，別人很難知道。便道：「掌教說令師還在，可是說笑？」棲霞子啓道：「在聖主面前，小道那敢說笑，家師實還健在，

不過遁跡遐荒，連小道也沒見他二十多年了。」雍正詫異地問道：「那麼，令師尊號？」棲霞子起立。雍正知他就要說出師門，所以站起。棲霞子已道：「家師上一個蒼字，底下一個耳字，別號金羅漢。」說話一出，雍正當堂一驚。他今年五十七歲，四十六歲時始登極，以前都是在江湖裡闖的日子居多，什麼武林高手，江湖劍客，黑道綠林，他都瞭如指掌；可是道教裡頂兒尖兒的一流劍客「金羅漢」，他就未會會過，就算別的武林高手，也都不知金羅漢的踪跡，如今聽棲霞子說來，才知金羅漢就是崆峒派上一代的蒼耳子，那得不暗吃一驚。當下問道：「尊師壽算今年怕上百歲了？」棲霞子應道：「家師今年兩個花甲。」雍正又道：「掌教定然曉到尊師隱居的地方？」棲霞子道：「小道剛才有說，不見家師之面已有二十年，實在不知他在何處名山遁跡。」雍正似乎不相信，問道：「那麼，掌教怎會知道尊師還在人世呢？」棲霞子含笑應道：「皇上明察，敝派劍客足跡遍天下，上一代生存的還有不少，他們都是修煉神仙道術之人，平日不理世事，有時偶然回到崆峒山來，因此知道家師尙還健在。」

雍正遂不再問，起座親敬棲霞子三杯水酒。司馬長纓掛身外面蓮花桁桷上，已改變過「猿猴升木」的姿勢，聽雍正二人一問一答，不覺已有一頓飯時份，暗暗焦急。這時閣外傯傯進來一個總管太監，稟告梟夷子眞人在外候旨。雍正聽了立刻抽身離座，嚇的棲霞子一驚，忽聽雍正自言自語地道：「剛才龍侍衛等正在回來稟告，說吃了兩個小賊子的虧，怎麼一會兒又來了梟夷子眞人，難道他們一批人也受剉歸來了？」一聲「宣進殿上來！」那總管忙的應旨出外。

梟夷子步履愴惶，入到殿上，見他的師兄棲霞子來了，一時喜愧交集。雍正急着問道：「覃鼎那

裡去了？怎麼不見回來？」梟夷子戰兢地道：「稟告皇上，小道和覃居士趕到長白山，遍尋不見那靈芝草的下落，忽接鐵臂禪師飛馬傳訊，要小道等即日回京，趕到承德，才知龍侍衛等遇了勁敵，這時血滴子武士已釘到雪山蓮女賊的行踪，小道偕同覃居士鐵臂禪師二人一路追踪，入夜來到八達嶺，便見赤空聖僧和二男一女守在長城嶺下，我們都感到出奇，鐵臂禪師便上前和聖僧打招呼，刹那間其中一個小沙彌突然走出，對着禪師一拜，眼前一股風刮起，已失却禪師的影子；覃居士知這些都是賊黨，掣出白鶴劍，奔向那女子，誰料這女賊一縷青光從袖裡打出，把覃居士裹在當中，小道眼看情形不對，叫一聲：赤空法師，快來相助一臂！聖僧却屹然不動，似聽不到我們叫喊一般，這時又躍出一個穿了青海牧民衣服的小賊，半空打個跟斗，手裡一柄斧頭兒凌空劈下，那利斧眞有桌面那般大小，還幸小道神行輕功展得快，隻身逃了回來。」

雍正一面聽來，面色轉變，一言不發。棲霞子便對梟夷子道：「師弟，你遇到的是三藏法師的同門，你給密宗精神功唬倒了，世間那有面面那麼大的利斧。」雍正詫道：「掌教何故得知？」棲霞子答道：「皇上聖明，赤空法師可能受到同門的挾持了，鐵臂禪師和覃三冷的本領，都不在二師弟之下，他們遇到的定是密勒池上的劍客，才會敗得這樣離奇。」雍正暗在點頭，忽又悖然大怒，對梟夷子道：「赤空竟敢私會同門，坐視道長幾人受困，他答應過三鼓之前回來，若敢違抗朕命，朕決不會放過他。」

司馬長纓在外，看了一幕又一幕，心裡雖然焦急，但聽見佛光三人，把覃三冷抓去，却又暗地心凉。忽聽雍正在下一聲怒叫，喝侍衛召白振進來。一會白振跪在席前，雍正諭道：「你把地窖的火藥

引子接到這裡來，朕要親手把妖尼轟斃，教赤空曉到朕言出必行。」棲霞子在旁十分詫異，禁不住啓問道：「皇上請恕小道冒犯，三藏法師抗旨不回，未知和蒙古比邱尼有何干係？」他一句話把雍正問得當堂楞住，又不好說出自己的心理，祇得答道：「掌教不知，赤空曾在朕前替妖尼請命，因此朕命他在三鼓之前回來，朕便答應免妖尼一死。」棲霞子聽了，才知雍正是個多疑善忌，手段狠毒的帝王，於是起身告辭。雍正對皐夷子道：「眞人請把令師兄招呼到德暉殿靜養一宵，明天朕還有要緊之事，奉託兩位眞人走一遭。」皐夷子應了一聲，問道：「皇上明天有何差遣？」雍正道：「朕要借助兩位眞人之力，把赤空拏回來！」聽的座上瓦上的人齊吃一驚，赤空是雍正平生最崇敬的一個喇嘛，估不到一旦違了聖旨，便要賜罪。棲霞子初進淸宮，不好意思和他反面，祇得稽首辭出。

長纓聽見雍正要把三音神尼轟斃，不禁吃驚，翻身落地，便想撲進殿上去，忽見人影一幌，忙向柱後閃伏，來的却是神武營統領白振，他步履傯傯，來到雍正面前稟道：「皇上諭旨，奴才遵命辦妥了，那引線已接在複宮裡。」雍正應了一聲：「很好！你隨朕下去一起幹！」說了把座後屏門一推，原來這處是度暗門，刹那間二人的影子都不見了。

一時殿上寂然，長纓呆在柱後，一想：「如今救出沙哈洛要緊！遲些她會給火藥炸倒了。」淸宮裡的地道，長纓往日得到雍的寵信，曾經幾次奉命進入，每次留心，所以知得七八。他想：「魔王最近又築了仁壽殿的地下密室，這處定有複道通到神尼被禁的地窖裡。」又記起那次雍正命他殺亞密當，曾召到密室去，當時已記着啓閉暗門的方法。當下不假思索，從水窗縱入後殿，找到暗門，按着鍵門一試，果然應手便開。他一手提劍，沿着複道走去，雖然遇到幾個守衛，但怎抵得長纓眼明手

快，口未喊出，劍已剁落，屍首給長纓拉過一旁隱蔽。這樣一連通過幾度暗門，面前已是那次進見雍正時看到的圓拱門了，遠遠便見兩名血滴子武士守着，長纓知他們手裡有軋頭暗器，立刻一勢螳螂飛躍，撲到二人頂上一抓，把他們摔到石壁去，跟着劍光一亮，又把一名武士的首級剁去，剩下的已給他摔的半死，但口裡還能喊出饒命！長纓低聲問道：「你想要命，快把通到囚室的暗門告訴給我！」那武士認得他是洪英，指着圓拱門，斷續地道：「洪爺，暗門就在這邊，推向左是皇上的密室，推向右便是囚房的隧路了。」長纓暗喜，拔出玉簫點了武士的穴道，讓他倒下，口裡道：「饒你這廝，勿個汚了我的寶劍！」

他依法向右推動圓拱門，果然看見隧道的進口，曲折地向前走去，嗅到一陣泥土氣息，兩旁燃着油燈的光線，照見一度石級，走下去是一條石築的坑道，旁邊幾間黑房子，却沒有人在內。忽然脚上踢着一些東西，鏘然發響，拾起一看，却是一枚銅尺子的鑰匙，認得是自己從赤空衣袖裡盜出來的。這樣看來，沙哈洛定來過這裡，再敲一下地面，却是鐵板，屋頂也有一根鐵柱垂下來，露出一個匙孔，那鑰匙似是從孔裡溜下來的。長纓看了明白了九分，他向來幹事精細，連忙取下油燈，在地面照視一下，便看見好些足印，分辨出是神尼和另一個女子的足跡，凌亂地向前走。他正看得出神，突然聽到鐵板之下，傳來一陣吱吱的微响，鼻子裡跟着嗅到硫磺火藥的氣味，縷縷濃烟從地面的罅隙冒上來，當堂令他一驚，細想這一定是雍正弄的炸藥。當下縱身竄出房外去，立刻傳來一聲震響，像天崩地塌一般，把他整個身體抛起，幾乎撞向甬道的石壁。那聲音好在從地底爆發，一聲過後，地道裡沙石紛紛墮落。長纓定一定神，拂去身上塵土，沿着剛才發現的脚印走去。轉過兩條窄道，便見面前有

點光，那裡一度石級，長纓壯着胆子登上，原來上面一間房子，燈火明亮，中間擺着一張鐵椅，對開還有一度鐵門，嵌着一面玻璃。他摸一下椅子，却還留下一點暖氣，似乎不久之前還有人坐過椅上的，兩邊鐵鎖都已削開。他推測這房子就是佛明被囚之所，可能是神尼進來把她救走了。

長纓的推斷果是不差，在幾個時辰之前，神尼得到赤空的暗示，把地窖的鍵門弄開，地板立刻升回到上面去，她和呂四娘覓得出路，還找到佛明的囚室，大家一起逃出險地。司馬長纓進入的房子，便是佛明被縛的地方。他蹀躞一會，聽到外面來了急劇的足音，忙把椅上的白布蓋着上半身，躺着不動。

你道來者是誰？這個眞的是雍正來了。他剛才親手把火藥的引子燃着，以爲沙哈洛定會葬身地道裡。他想起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非把佛明一起殺掉不可。想了便吩咐白振守衞宮門，誰個到來都不許進入。白振應了一聲出外，這一晚原是策零守衞的，雍正見他過了侍值時刻，還不見來，所以命白振到宮門外守衞。

雍正轉過另一條複壁暗道，向囚禁佛明的房子走去，他知道佛明已給血滴子軋頭器箍在頸上，只須一按機捩便可把這小尼姑的性命取去。當他走近囚室的玻璃門，向裡一望，佛明全身給白布蓋着，門外的守衞也不見了。若在平時，他會想到這情形不對，但這時他已給怒火遮蔽，沒暇多想，推門便進，才發覺躺着的人身軀雄偉，不像是小尼姑佛明，立刻大喝一聲，把白布揭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椅上的人驀地一脚打出，腰子一挺，已經站了起來。雍正初時以爲見了鬼，幸虧他眼明手快，一看不對勁，急的向側一閃，那人的脚呼的從他臂上掠過。雍正吃了一驚，自念手無寸鐵，擰身想竄出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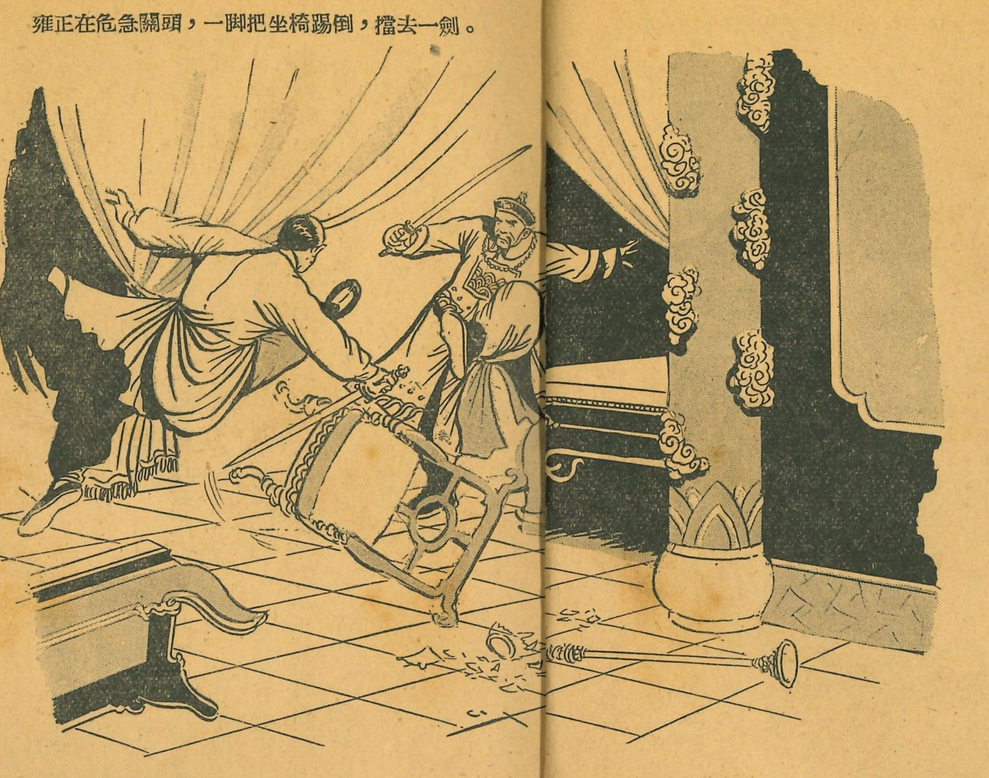
外，誰料室門是掩入的，不能夠推出。這樣一阻，那人的劍已是風一般的向他頭上戳過來，光影一閃，雍正連忙低身避過刀鋒，那人的劍嚓的一下剁在鐵門板上，戳去一幅。雍正乘隙來個偸步，閃過一旁，口裡叫道：「洪英，你這樣不算得是個英雄漢子！」司馬長纓早已人隨劍起，一招「攔江截斗」橫掃而出，聽了雍正一喊，當堂中途卸招，橫劍站在雍正跟前，五龍劍閃閃發光，雙目充滿怒火，瞧着雍正喝道：「你這魔王，滿手都是血汚，我司馬長纓今天替天下人報仇，爲什麼算不得英雄漢子？」說時劍鋒盪起，在雍正跟前撒開，就算雍正插上一雙翼，也難逃出他的劍下了。

雍正不塊是個不世奸雄，他神色一點不變，從容應道：「你要殺一個手無寸鐵的人，算得英雄漢子嗎？」長纓氣度和他父親司馬瀛一般無異，生就一鋪光明磊落的氣慨，他的臥蠶眉一掀，叱道：「魔王，你還想逃命嗎！但我要你死得瞑目，如今我命令你，轉過背來！」雍正暗喜，他猜到長纓的用意，當下絕不驚惶，轉身背着長纓。長纓劍鋒始終不離他的左右，出了室門，便低聲喝道：「回到密室去！」雍正知道長纓已懂得密室的所在，祇得一步步向前走去，希望遇到人來，誰想防衞這裡的血滴子武士，剛才都給神尼幾人幹掉了。

瞬已來到密室，長纓把劍鋒指着雍正，看他弄開暗門，室裡燈火通明，陳設華麗，寬敞如同宮闕。長纓翻手把門關上，一望牆上掛着兩口寶劍，其中一口是雍正常用的白金劍，於是喝道：「胤禛！你殺了我父，害死無數武林朋友，本來我一劍便可把你了結，但我司馬長纓不殺無抵抗之輩，今天要和你比過本領，我若倒在你的手裡時，饒是你的運道，倘若給我刺倒，那時我要把你的心肝剜出，給死難朋友報仇！」說了飛身躍起，五龍劍疾向壁上一點，把白金劍挑起，飛墮到雍正手裡。

這時雍正已置生死於度外，白金劍回到他的手裡，更是勇氣頓增。他曉到司馬長纓是司馬瀛的兒子，昔日司馬瀛的一手九宮神行劍訣，他已是心裡有數；至說到長纓曾上崑崙學技，也不外和崑崙七劍一般，本領未必壓倒自己。他把白金劍拉出，迎風晃了晃，回喝道：「你這逆賊！眞是無法無天，今天看誰倒下來！」身形一起，出手就是少林三昧劍裡的「天王收妖」，劍波震出鋸齒形的削戳，迎着長纓頂上罩落。長纓早已知他施出險着，好在少林劍法，他已是個大行家，當下寶劍一抬，打出「雲龍擺尾」，勁風直射，一陣碰撞聲響，已把來劍煞着。雍正給他拆去一招，覺得長纓劍法老練，像是個少林子弟，不禁一驚。這電火般的一觸之後，雙方各展快切，劍鋒點纏削戳，就如雪花翻飛。

雍正喝了一聲，劍招疾變，祇聽到劍風劃空，「雪」的一聲寒光射到，長纓知道這一劍是達摩劍裡的「金剛下凡」，全身勁力運到劍端，若果破了這一劍，他便感到氣餒。連忙輕身引起，五龍劍倏的化作一片金光，劍鋒撒出九十度角的來回快剁，震得雍正手腕一陣通痲。原


雍正在危急關頭，一脚把坐椅踢倒，擋去一劍。

來這一勢正是「鳳尾迴旋」的絕招，昔日年羹堯三劍分高下，拿來壓倒太極手王春明。雍正估不到達摩劍裡的秘傳，竟給面前的敵人拿來破了自己的絕技。手裡一慢，司馬長纓的五龍劍有若柳絮隨風，又如蠶絲初吐，把他前後左右包圍着。忙把丹田氣一收，使出平生絕技，劍鋒劃着圓光，細着全身竄起。長纓已看出他使的「蟾光吐暈」一記劍訣，故意讓他冲到半途，五龍劍匝地捲起，恰似彩虹升空，電掣般剁到雍正跟前。雍正雙足還未站到地上，劍鋒的光影已擘到腰上來，他不愧是個身經百戰的劍法能手，眼看躲避不來，只有使敵人自動撤招。他一看面前擺着雕花高屏坐椅，順勢一脚蹬去，使椅子滚向長纓，他一邊全身仰倒，使自己的劍自然地隨勢拉到下盤來。這一來長纓眞的身形受了一阻，劍鋒去勢緩了，雍正的劍也就在拉回的一剎兒擋去一招。

司馬長纓一怒之下，乘雍正向後仰倒時再發一劍，「仙人指路」，直點雍正咽喉。那知雍正倒下時，手裡早已揑着兩顆鐵丸子，當下嗤的打出。（參看第九集封面挿圖）他的飛丸手法向就百發百中，勁力可以穿牆。長纓一看他在揚手，因爲相距太近，撥擋已遲，連忙將身一閃，一枚鐵丸擦耳飛過，第二枚已來到面前一尺之遙，他祇有倒抽劍把提着擋去，響了一聲墮落地上去了，雍正已是兎脫一般從劍鋒之下躍出，這一連串的動作，都無非眨眼的時光裡發出。

雍正再度脫出劍鋒，知道不能急攻，祇有改取守勢，以逸代勞。瞬又接上三四合，二人就像兩隻螳螂，在室裡來回跳躍；又像蟋蟀鬥到酣時，在處張牙舞爪。兩口寶劍如狂風掃葉，外行人看來，只見兩團黑影裹在劍光當中，有時以爲電火射進屋裡。室裡的器物倒滿一地，錦帳紗橱，片片飛起。好一場惡戰，但見：燈燭無光，劍風如狂飈刮起；幃幕紛飛，金刄似穿梭亂轉。

這時門外伏着一人，這個正是崆峒派掌教棲霞子，他爲什麼會走進地下室來，下回自有交代。他遠遠便聽到劍風澎湃之聲，跟着找到來，在門隙一看，嚇得他當堂楞住，不敢進入。你道他看見了什麼呢？原來他祇看見室裡兩條龍在處惡鬥，鬚髮豎起，一條是五爪金龍，鱗角皆備，另一條是獨角青龍，身段較小，可是雙目發光，大家都在夭矯飛舞。老道以爲自已眼花，爬到上面窗子再看，室裡那有什麼金龍青龍。耳畔聽到雍正喊叫一聲，他面前一個年青的俠士，手裡劍光疾起，就要向他的咽喉刺落。正是：

手起劍落　命在須臾

第二十三回：赤空僧魂歸密勒池

記諾言俠士釋雍正　盜寶劍老道責徒兒

且說雍正在地下寢宮和司馬長纓展開一塲龍爭虎鬥，瞬已接上五六十合，長纓手裡的一口五龍金光劍，愈打愈快，像是電火閃動一般。雍正昔年在江湖上是個出名的劍客，武功已達到一流高手的地位，可是如今年紀大了，且自登基以來，日理萬機，藝業漸見荒疏，又因酒色傷身，氣功內勁已不及往時，何況和他對敵的是個年青氣壯的司馬長纓，經過一番苦鬥之後，他已是力竭氣餒，這時剛是崆峒劍客棲霞子到來，伏在外間窺覗。

司馬長纓初時把達摩劍前十八式施出，雍正是少林弟子，還能够揑着劍訣，沉着還招，怎料長纓十八式一百零八出手使過之後，劍法突然一變，他的身形飄忽，五龍劍打出一彎彎的光影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原來這一手正是失傳的達摩劍最後六個式，共是三十六勢，雍正擋了幾下，當堂吃驚，他只憑數十年的經驗，聽風迎擋，手裡已給震的生痳，知道自已的內勁已不濟事。司馬長纓也曉到雍正不是好應付的，這時着着向他要害剁去，心想：「今天報仇的日子到了。」他看着雍正垂死掙扎的驚悸情形，心裡很是愉快。忽然想道：「我若是一劍把他了結，豈不便宜了這惡魔，還是要他在極度痛苦中慢慢地死去，才遂我心頭之願。」想了內勁一送，他的劍穿梭地劃出無數震波，吱吱地在雍正前面發响，這是神經戰的一種威脅。雍正身上一襲金線外褂，已給劍鋒剁成片片飛開，最後關頭

他還有一記最厲害的「撩陰脚」，立刻使一招「撥雲見日」，把劍橫着一拉一撥，趁勢一脚蹬出，果然風來脚到，無影無踪。誰想司馬長纓閒常聽甘鳳池說及，雍正絕技就是一手飛丸子和危急時的一脚，他打出時肩頭不動，但兩隻眼睛定必先向對方下門一溜，就是出脚的前奏。長纓料他會來這一着，早已處處留神。一看他的雙眼向自己身上掃來，忙把左掌沉下，五指伸開，一下「澗底摸魚」的下路擒拏手攫出，閃電般把雍正的靴子抓着，指爪穿過靴面，拿着向前一送，右邊回劍過來，搭着白金劍來個急翦，刹那兒已把雍正的劍絞脫，全身也給壓到壁上，長纓把五龍劍抵着他的前胸，喝聲：「你也有此一日！」五指一收，雍正脚上如受到夾棍軋落，不由得哎唷一聲喊出，汗如雨下。

長纓雙目火赤，滿是殺機，他的劍正在微微震盪，雍正知他就要刺落，在絕望當中，不期然脫口呼道：「孟麗絲，孟麗絲，眞的不能再見你一面嗎！」這是一個人到了痛苦和失望的時候，便會喊出親人的名字，所謂「人窮則呼父母，慘痛則呼妻子。」雍正時常念着能見孟麗絲一面，他這時什麼都沒有想及了，只想起孟麗絲。



雍正最後的一脚也給長纓抓着了，五龍劍已指到他的胸前。

那知司馬長纓聽了他一喊，驀地來了一特，記起當日寶鷄洞傳劍，曾答應過孟麗絲一句話，就是遇到有人叫她名字時，定必手下留情，那時自己一口答應，估不到應在今

天，世間的事，眞有這樣巧合的。他想到這裡，看見雍正瞑目待死。長纓再沒勇氣拿劍札落，所謂一諾千金，武林人最重的是諾言，他突然鬆開了手，在雍正頰上打了一個耳光，叱道：「我看在孟姑娘的面上，饒你這厮！」雍正吃了他一掌，打的面上發熱，忙睜眼一望，長纓已提劍抽身倒退，使他瞠目起來，眞是劍下逃生，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仇人會饒過自己。

棲霞子最先窺到兩條龍的影子在室裡搏鬥，後來攀到通風格子看時，才知室裡並沒什麼龍，而是雍正給一個年青刺客殺得手忙脚亂。他是修玄學的黃冠道侶，信仰星相之術，暗念這年青人來頭定然不小，但也不能袖手旁觀，正待設法解圍，忽然他的眼光觸及，又看到一些奇怪的影子，原來對壁的通風格子上出現了一個黑影，這人只露出雙目，正在注視室裡的惡鬥。棲霞子一想：「這可能是刺客

的同黨，那麼自己也得提防人家的暗算。」

怎知想念之間，雍正在室裡突然喊叫一聲，已給那刺客抓着一足，壓到壁上去了，室門又是關閉着，如果他毀門撲進，那刺客的劍定必揷進雍正的心窩，略一遲疑，便聽雍正口裡喊叫一下，刺客突然把他放開。這一霎兒的轉變，令到棲霞子十分奇詫，翻眼瞧向對壁，剛才的影子已不見了。老道於是幌身落下，掌風一起，室門立刻嘩啦地震開。司馬長纓還想逼使雍正釋放諸葛元等人，一看外邊有人衝進，劍光驀地捲出，迎着掃去。棲霞子果然有點本領，只見他袖子撩動，身形一幌，長纓的劍當堂給盪開數尺；老道施的是「隨聲易位」的道家功夫，眨眼到了雍正跟前，叫道：「皇上受驚了。」

司馬長纓本待竄身出室，看到棲霞子進來，剛才在暖閣上已聽見老道說的來歷，他是初生之犢，就要一看這道人的本事。當下劍鋒回戳，喝一聲：「妖道看劍！」棲霞子抓着雍正一推，到了幃後，一面把背上一口形似朴刀的劍掣出，剛好擋着長纓來劍，鏘的一响，眼前突然來了一股黑烟，老道丹田氣嘘出，黑烟立即散開，瀰漫一室。長纓如墜進五里霧中，一時看不見東西，忙把五龍劍展起，護着全身，霧裡忽見寶劍透出閃閃金光，僅可辨影，迷矇當中看見兩條影子向室外衝出，知道棲霞子掩護着雍正逃遁。

他飛身趕到隧道外，前面砰的一聲，雍正和棲霞子都閃進複道的暗門去了。一看這處全是石壁，找尋一下，看不出啓門的關鍵，他不敢在複道裡逗留，聽見外面傳來喊殺之聲，怕受了包圍，忽忽奔出。

這時候，仁壽宮前正展開一場劇戰，原來沙哈洛神尼脫險之後，帶着呂四娘佛明二人從地道裡逃

出，沿途遇到好些守衛，都給她拿金砂打傷了。三人一直向城牆飛奔，瞥見迎面來了兩條黑影，風一般的撲奔前來，呂四娘早已認得是自己人，打個口語，果然來的是甘鳳池、白泰官，他們發覺司馬長纓失了踪，料是乘夜闖到清宮去了，防他有失，所以急急趕來接應。沙哈洛聽了，請呂四娘把佛明護送回到慈悲菴，她和甘鳳池白泰官再度撲奔清宮而來。

司馬長纓殺到階上，首先望見甘鳳池白泰官二人把紅巾武士殺得東倒西歪，劍戟橫飛；白振、龍木公、薩摑等五六名大內劍手撲奔上前，才把二人擋着，那些武士又再湧上包圍。長纓大喝一聲，衝身便起，五龍劍半空閃出一度光影，如箭疾落。劍光過處，人頭滾地，斷臂斜飛，一刹兒那些二三級劍手，已有幾名倒下。長纓正在殺得性起，忽見半空一條影子飛落，掌風奔騰，認得是梟夷子。這道士的本領，他知道不好應付，急向甘鳳池二人打個暗語，準備撤走。梟夷子展開七十二把擒拏手，幌身向甘鳳池抓落。長纓見甘鳳池正在力敵白振龍木公二人，怕受了老道的暗襲。當下五龍劍隨身刹出，一記「雁落平沙」，斜裡衝到，喝聲：「司馬長纓在此！」劍鋒嘶的點到老道面門。梟夷子身形一擺，避過劍鋒，長纓翻手再戳一劍，梟夷子看見他的劍法精絕，忙的展開袍袖向上一拂，內勁滲出，這一手道家的「鐵板袖」功夫，柔中帶勁，像浮雲飛過一般，長纓劍尖觸到，嚓的一下彈開。老道擰身踏步，衣袖又從下捲起，長纓的劍給袖子撩着一送，全身顚退了幾步。梟夷子乘時直攫過來，長纓一陣風便翻到半空，這一路急縱本領，是孟麗絲在寶雞洞時傳授給他的。這時記起腰畔還有一管玉簫，立刻放在唇上吹响，音韻傳到梟夷子耳裡，只覺心旌搖蕩，當堂定了形。長纓見他來勢頓剉，連忙把平日吹奏的一闋音律奏出，响遏行雲，音韻一高一低，如猿啼、如梟叫，忽又變成高山流水，

波平浪靜，聽到的人，精神受到急劇的轉變，就是梟夷子也感到心臟卜通地跳動，呼吸急促起來，沒法再戰下去。

甘鳳池白泰官殺開一條血路，和司馬長纓一起撲奔刑部監獄，這處就在禁城之內，設了水火防衛網。長纓邊走邊問道：「甘師傅，女菩薩在那裡？」甘鳳池道：「她着我們施出調虎離山之計，把宮裡侍衛人等纏着厮殺，讓她把牢房攻破，救出獄裡的人。」長纓驚道：「這使不得，刑部監獄設了火坑甬道，日前紫陽道長也不敢輕身進入，我們趕快前往接應。」

說話間前面一條白衣人影飛奔而來，白泰官道：「師姐來了！」只見神尼頭帕肩披都給燒焦了，見了各人，連聲說「好險！若非我的毘盧劍掩護，幾乎陷進火坑去了。」各人忙問獄裡情形，才知神尼衝進甬道後，立刻給血滴子放出紅衣喇嘛佈下的神火，這東西隨風燃燒，神尼幸有毘盧劍上嵌着一顆定風珠，把風勢歇阻，才不致捲到身上來，但衣袂已給火燄捲到，她把大漠神功展起，遁出火坑。司馬長纓聽了便道：「女菩薩法力高强，幸有驚無險，如今要救獄裡各人，可不必經由火坑走去。」他把身上一枚鑰匙取出，告訴各人這是策零拿來贖命的。甘鳳池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今天再不把諸葛元等人救出來，定無倖免了。」

他們跟着司馬長纓身後，轉過監牢後的石屋，才知這處另有暗門透進獄裡。長纓開了門鎖，白泰官在外把風，餘三人一湧進內，好容易才找到困在地牢裡的犯人。神尼和司馬長纓提起寶劍，把鐵枝削落，看到諸葛元、雲霄、朱蓉鏡等三人，各囚一室，連忙把枷鎖弄開。他們見了神尼等都流出淚來，彷如隔世。忽聽白泰官飛身進來，喊聲「快走！」甘鳳池等立刻把三人背起，神尼揮劍開路，已

見紅巾武士和刑部兵卒蠭湧殺來，他們各展輕功，縱上高牆，向宮外飛奔，一剎兒已把追兵拋在後頭，各人才揑去一把汗。因爲諸葛元等被囚已是多日，瘦骨如柴，無力縱走，若果厮殺起來，便難顧及。這一晚各俠士苦戰半宵，雖然沒有把雍正殺掉，但神尼和呂四娘已脫出雍正的軟禁，諸葛元等人也一起救出，總算是成功的。自從曾靜張熙等文字獄興起至今，將近一年，各俠士潛伏京中，伺機舉事，却因朱蓉鏡等先後失手落進雍正羅網中，所以投鼠忌器，如今才把各人救出，一行回到慈悲菴裡，大難不死，獲得見面，自有無限欣慰，尤其是呂四娘和朱蓉鏡兩口子，夫妻重叙，歡喜處自不在言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赤空三藏離開清宮之後，一路展起密宗急行身法，路上行人但見喇嘛一步步地行進，轉眼已在半里之外，都不禁稱奇。他一口氣出了南口，面前便是八達嶺，這處位在長城居庸關的要隘，只得一條通路。正走之間，路旁來了一聲「唵嘛呢吧咪吽！」閃出三個人影，一看其中二男一女，女的是密勒池弟子慧塵，旁邊一個眉淸目秀的小沙彌，還有一個是青海牧民裝束的年青壯士，一齊向他下拜道：「師姪巴哈羅、卓丹、慧塵，參見師伯。」赤空放眼一望，見他們額上都印了山字形的徽誌，知道三人已經過了師門的考驗，才能够下山。便道：「是你三人約我見面嗎？這裡說話不便，出了居庸關，長城下面有一處土壑，我們到那邊再說。」那三個師姪躬身應道：「師伯先請！」

赤空有意一試三人的本領，立刻展出「縮龍成寸」的絕頂輕功，身形一幌，縱過關上，脚下一起一落，已飛身來到土壑之上。這當兒背後颼的一陣風送來，三條影子如箭衝落，眨眼間他的三個師姪兒已和他一同落到土壑之上，赤空暗裡讚嘆，估不到他們年紀這樣輕，功夫却練得那麼好，已是不敢

小覷。只見小沙彌卓丹上前道：「師伯請坐，我們初次叩謁，師傅命獻上哈達，向你老人家表示敬意。」赤空給他們一種親切之情感動，暗想：「他們不像是懷有惡意到來，究竟是在弄什麼玄虛。」於是盤膝坐在石上，卓丹在袈裟裡一掏，拿出一幅雪白絲絹，雙手捧着獻上。說道：「這是雪峰天蠶吐絲結成的哈達，願師伯得見如來！」「如來」二字的稱謂，不一定指如來佛。金剛經裡說是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」的意思；道院經也有說：「本覺爲如，今覺爲來。」卓丹詞中之意，勸請赤空悟澈本來，不要再在塵俗之中混跡。

赤空接過哈達，閉目誦了眞言，開目一看，哈達上頓現出幾行梵文，寫道：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本性不滅，邪念即除，再不回頭，難逃一刼！」不禁一驚。他究竟是個有道高僧，因爲一時犯戒，給紅衣喇嘛巴里宗引到淸宮，受七情障蔽，但他本性尙存，善念還在，如今給哈達現出的偈言指出迷津，腦裡復見光明，翻眼看時，那白絹上的文字已不見了。

赤空念了一句阿彌陀佛，對三人道：「我還有一點事未了，現時還不能够跟你們走。」佛光怕他又像前些時那樣借故脫身，忙上前稟道：「師伯有什麼要緊的事，我們願意替你一行，還有一點稟告師伯的，就是你身上潛伏着的毒雪螭，若能在一個月裡返回密勒池服罪，還是有得解救的。」卓丹也啓告道：「師伯若果回到密勒池，姪兒說過願意替師伯受罪了，只要師伯回去，我三人的師傅都會向掌院求情，這點請師伯放心。」赤空料不到三個同門師姪會這樣誠意對他，所謂人心換人心，他未來時的惶惑已經消失了一半。原來這擺佈正是密勒池上三位高僧的授意，初是遣靈鶴傳書，讓赤空念動黃布上的一句咒語，精神立刻受到影响，腹裡的邪蜮似在處開始作祟，這完全是一種幻覺，待他心情

極度惶惑之中，才着卓丹三人用親切關懷的態度去感化他，可說得是佛教裡寬恕博愛的精神，也和儒家基督一樣的宗旨。

如今閒言少道，赤空當着三個師姪面前，一時回復了慧覺，也感動得滴下一點眼淚來。他誠懇地回答道：「我不是畏罪不敢回返密勒池，今天的確約過一個人，我在酉刻之前，定必回來見你們。」

赤空究竟要會見什麼人，將來自有知曉。卓丹三人見他去了，看看紅日已是西沉，巴哈羅便道：「時候不早，關外的一批人就要來了，我們快些依法旨行事。」卓丹遲疑道：「我們這樣幹，師伯知道，會責怪我們未定。」佛光答道：「二師兄只懂得慈悲爲懷，師傅降下法旨，命我們這樣幹，無非要顯出雍正手段的毒辣，好教師伯知道儆惕。」說了三人一齊動手，把長城脚下磚石移去，造了二個窟穴。又擇了一塊巨石放在土塹面前，佛光拿劍略加雕削，遠看酷肖一個盤膝坐着的人像，然後解開背包，把帶來的袈裟僧帽披上，再在石像的面部，綴上假鬚，片刻已把一個赤空的假身造好。

路上馬鈴聲响，紅衣喇嘛鐵臂禪師帶着二十名血滴子武士奔在前頭，後隨白鶴劍客覃三冷、崆峒道士島夷子，他們奉了雍正諭旨，到長白山追截佛光；後來探悉佛光沒有去過長白山，龍木公等又在熱河境內出了事，忽忽奔返來。鐵臂禪師遠望赤空坐在長城脚下，忙的飛馬上前，叫聲「聖僧幾時來到這裡？」怎知一聲未罷，旁邊閃出卓丹佛光，一個使的是玄秘劍，一個手裡的是青萍劍，一眞一假，兩股劍光隨風捲起，沙石紛飛，直奔紅衣喇嘛的隊伍來。二十名血滴子武士飛撲上前，暗器打出，只見小沙彌手裡打出來的劍，像白練一般，繞空急轉，嘶嘶一陣响，那些金箍暗器立給剁成片片散開，一陣風吹的無影無踪。二十名武士刀劍齊起，一剎兒但覺光影在面前一閃，兵器脫手飛到半

空，他們也像墮進雲霧之中，昏昏沉沉，一時失去知覺。這一口玄秘劍是密宗奇劍之一，昔日玄空三藏在北京明月樓頭設宴，雍正派了十二名劍手帶領五百名紅巾武士包圍，却給清風、明月拿着這劍大顯神威，把五百名武士衝的如風吹殘葉，倒滿一地，後來三音神尼問清風是什麽劍，才看出這不過是一口竹造的劍子。

鐵臂禪師給青萍劍迎面一晃，驀覺來了一股無可抵抗的威力，心胆俱寒，眼花繚亂。青萍劍的青光一霎兒已是消失，面前一陣風起，又見一個小沙彌翻下來，劍似流星，嘶的點到。他已忘記了還沒進關，瞥見旁邊就是關門，連忙飛身竄進，忽地隆然一响，他已被困在一個洞穴之內，才知剛才給密宗精神功掩蔽了視線，要覓路逃出，洞口堵了桌子大的石塊，推了一推，休想動得分毫。

外邊還剩下白鶴劍客覃三冷和崆峒道士蒐夷子，他們在一瞬

烽火台上人影疾落鶴頭劍瞬已給人奪去。

之間失了鐵臂禪師的影子，遙望赤空，一似若無其事地坐着。覃三冷認得那女子就是前次救走司馬長纓的人，心裡早已着慌，耳畔忽聽有人在道：「覃居士不要驚！我們是密勒池弟子，有話要和你說。」覃三冷不知是眞是假，暗念三十六着，還是走爲上着。身形一縱，來一勢白鶴冲霄，如箭冲起。轉眼間那叫雪山蓮的女子如影隨形，跟風追到，青萍劍嘶嘶發响。他的神經已給劍風的响聲威脅着，連忙運勁劍鋒，半空撤出一劍，施的是「寒鶴啄影」，回身擘去。誰想劍光過處，雪山蓮的影子早已杳然。看看騰縱之間，已越過兩個山脊，長城就像山上臥龍一般，黑夜裡蜿蜒起伏，無窮無盡。他見雪山蓮沒有追來，才舒了一口氣。忽又聽到背後有人道：「你還是把劍丟下來罷！」是剛才女子的口音，不禁一楞。他想：「我的一手獅子吼劍法，難道會敗給一個女子？」定着身形一看，雪山蓮已站在他的背後，抱劍當風，雙眸發亮，又發出清脆的聲音道：「覃三冷，我看在你是阿達陀前輩的弟子，不想令你難堪，同時也知你不是有心作魔王的走狗，所以好好地勸你停手，若是還不知機，不要說我劍下無情！」覃三冷記起前幾夜在涵虛堂上，不够三合便給她連劍打落，究竟是怎樣出手，自己還未看眞。又想到密宗弟子不能犯了殺戒，我就算服

輸，也得一看她拿什麼本領把我剉倒。

他這時心神反爲一定，答道：「好姑娘，這番是你們來招惹我覃鼎的，却要說我不知機，老實告訴你，我對雍正無恩無怨，也犯不着替他捨了這條老命，不過你要我丟下劍子，却沒這樣容易，除非你在我喊叫三聲當中，把我手裡劍拿走，我才舒服你的本領。」本來比劍試招，是武林裡常有的事，覃三冷如今在無人之處，立心要一看這姑娘的手法，究竟厲害到怎麼程度。

佛光微笑答道：「覃三冷，你想看姑娘的本領，這就容易不過，也不用你喊到三聲，只要一聲叫出，我便把你的鶴頭劍拿過來。」說了嬌聲笑出，聲隨風去，人影倏的不見。覃三冷舉頭四望，但見星斗滿天，荒山靜寂，虫聲唧唧，四無人影，雪山蓮究竟那時輕身引起，全無所覺。

他縱身站在城牆之上，面前數丈有一座烽火台，他四顧一番，拿起鶴頭劍迎風揮動，喊道：「雪山……！」底下的「蓮」字還未出口，烽火台上一陣風起，來勢比電閃還快，青光在他頭上嘶的掠過，他手裡的劍就像磁石吸鐵一般，眨眼已給攝去。這時才看到女子在十丈之外出現，手裡拿着兩柄劍子，其中一柄就是他自己的，不由得起了驚佩，暗想：「江湖上傳說密勒池劍客來去如風，奇妙難測，今天方才看到。」當下便道：「姑娘，你究竟要我怎樣？須知我不能朝秦暮楚，跟隨你們和雍正作對的。」佛光答道：「覃居士，我們不想强你去幹不願爲之事，今夜把你引到這處來，要告訴你一點消息，你的師弟夏青松已助我們一臂之力，可惜你未曉到雍正的爲人，怕你玷汚了數十年行俠仗義的歷史，那時便不值得了。」跟着把雍正從前毒殺八俠士和除掉年羹堯等事蹟說了一遍，又告訴他賽華陀已替司馬長纓治好創傷，現在留在慈悲菴裡，等他前去叙面。

覃三冷又驚又喜，上文說過，他這番目的在遊覽帝都，實無心替雍正効力，且來到之後，遇到了許多武林高手，早就悔此一行。這時得到佛光勸釋一番，自然樂得接受。佛光又把他們師兄弟三人，這番奉了師傅差遣，要請赤空回去的事，略道一遍。二人乘着夜色趕回居庸關去，走了一程，才知適纔追逐之間，已走了七八十里路。

他們回到居庸關外，佛光引卓丹巴哈羅過來相見，問起梟夷子，才知已給巴哈羅施出密宗精神功，在黑暗中脫了身上圍巾，梟夷子視線一時受了催眠，看到利斧從半空劈下，驚起來展出急行身法走了。覃三冷又看到卓丹巴哈羅使的不過是一口竹劍，更覺驚奇。說話之間，覃三冷又問鐵臂禪師在那裡？卓丹答道：「禪師是藏派武技僧人，我們不想傷害他，只把他暫時禁着。」覃三冷道：「在下有個主意，未知兩位能否見信，雍正雖然手段險毒，但和各派武林朋友當初有過交情，這樣相鬥下去，只有兩敗俱傷，在下想請求把鐵臂禪師帶回京畿，勸他放出獄裡的朋友，在下也要告辭回滇南去了。」卓丹等三人聽了他的說話，也就賣個交情，放出鐵臂禪師，讓他一起離去。

天將破曉，他們師兄妹三人席地坐着，等候赤空回來。卓丹問道：「慧塵師妹，適纔師伯有說，沙哈洛女菩薩定會脫險回來，你看是眞是假？」佛光應道：「師伯近來的態度，已不像從前的倔强了，我猜他會回宮把聖母救出來的吧。」卓丹又道：「當日女菩薩是他施法禁閉的，爲什麼他又要救出獄來呢？」佛光道：「師弟忘記了他是密勒池的尊輩嗎？師傅臨行也曾吩咐過我們，叫我們不要逞强無禮，將來他定有覺悟的一日。」巴哈羅在旁道：「我躭心師伯一去不回呢，他若隨我們回去，我眞的寧願代他受罪。」三人正在說着，忽聽那邊一聲「阿彌陀佛，我返來多時了！」大家驚的看時，

那石頭人振衣站起，雙目閃動，正是赤空三藏，石墩上的石頭人已經成爲齏粉，大家才知赤空在處入定，不知那時回來的了。

三人忙上前拜見，赤空道：「我從京裡歸來，知道沙哈洛和被禁的人都逃出了，你們今夜便可見面。」佛光心裡暗喜，他們猜不出赤空何往，也不敢相問。卓丹上前稟道：「師伯，這裡前去便是雲台，我們且到那邊歇一下。」赤空道：「很好，我早就要一看雲台卷洞刻的四大天王像，聽說還有陀羅尼經咒，是忽必烈手所建築，那地方眞是個好去處呢。」

他們在雲台上遊覽一遍，遠看北京，山峯重疊，一望無盡，萬山叢中只有南口一道關隘，展開遠覗，北海白塔隱約在雲端現出。正在看時，忽見遠處五六條人影，飛奔而來。佛光眼目銳利，早已看出來的是淸宮武士，心想：「師傅給我們的指示果然不差，如今雍正要派人把師伯截回去了。」這時赤空也見到來的是侍衛策零，帶着薩捫兄弟和幾個滇邊猺族飛刀手，不禁暗自道：「雍正爲什麼要遣飛刀手跟策零一起來呢？」

原來佛光等三人，早已從白布裡得到指示，說雍正知道赤空離去，定會派人追踪暗殺，所以命他們留着赤空在此，讓他看看雍正的手段。當下便道：「師伯請在雲台裡坐下，姪兒等暫時避開，看看策零要說什麼。」赤空點了點頭，佛光三人一幌身竄到林裡伏着。

一會，策零等來到石台之外，見了赤空，一齊躬身道：「聖僧，我等好容易才找到你，昨宵聖僧離開後，宮裡便出了大亂子，皇上幾乎給賊子暗算，適才鐵臂禪師回去，知道聖僧在此，皇上便命我等趕來，求你老人家立即回宮去。」赤空閉目打坐，久久才道：「貧僧知道了，策侍衛，你昨宵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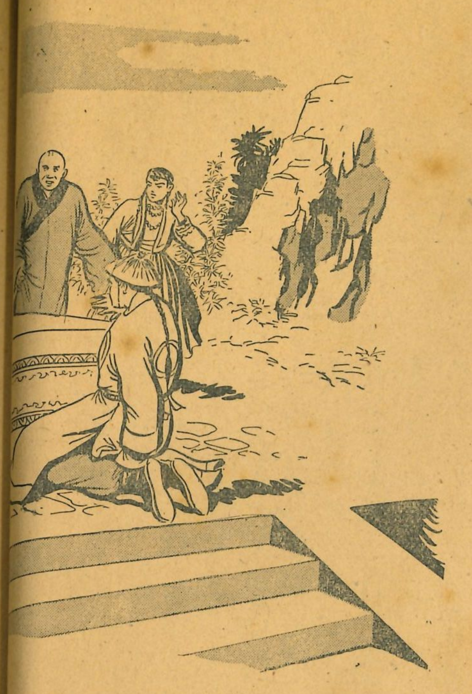
往？」策零給他一問，羞愧地道：「小的昨夜也給賊人困在普慈宮裡，後來才給白統領發覺，把小的救出來。」赤空又道：「你在普慈宮裡，昨夜三鼓時份，有聽到轟隆的震响嗎？」策零道：「小的聽得，聽說是塔下地道炸毀了。」赤空道：「這是皇上幹的，貧僧不打算回去了，請你回去稟告皇上，說貧僧入宮數年，已犯了本門戒律，今次回山服罪，求皇上原恕！」

策零雙目左右一瞅，說道：「聖僧就算回山，也隨小的回宮見皇上一面，才好動程。」赤空只是搖頭，策零力懇不得，向站在身後的薩捫二人道：「聖僧旣然不肯屈駕，皇上有袈裟一襲，玉如意一枝，命小的奉呈，留爲紀念。」薩捫遞上錦盒，策零接過打開，內裡放着僧衣僧帽，便捧着獻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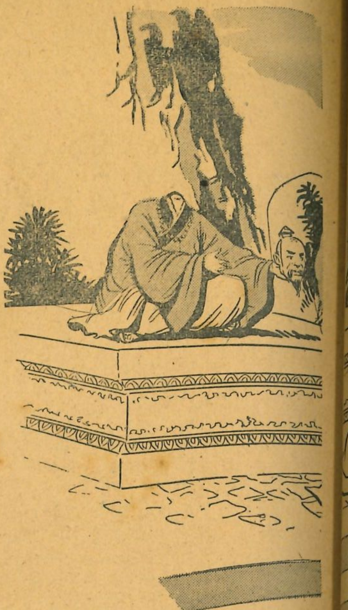
赤空看見策零面色有異，婉辭道：「皇上賞賜，貧僧祇心領，僧衣如意，路上携帶不便，還求策侍衛帶回去罷。」策零左手托着衣盒，右手拿起一襲袈裟在赤空面前揚起，擋着他的視線，就在盒底，拉出一柄利劍來，迎面揮去。他的動作十分快捷，只見赤空身形一幌，立刻失了影子，但聽半空喝聲：「你在幹麼！」零策還未曉到赤空遁去，手裡劍來回一匝，便有一股黑烟噴出，一剎兒像烏雲一般，把雲台籠罩着，對面不見人影。

薩捫兄弟和同來的幾位猺族飛刀手，一見黑風吹起，一齊把蘸上毒液的飛刀向赤空坐處投出，黑霧裡無數刀影閃動，只聽到拍拍連聲，觸到一些東西墜落。策零正覺得奇怪，忽然樹林裡嘶的一响，衝出三道光影來，前面的像燐火般閃動，黑霧當堂飛散。那三道光影一彎落下，一剎兒都覺得腦後冰冷地，他們的辮髮已經割去，策零眼看不對勁，飛身便走。背後三條人影箭一般的追來，一看就是那晚把他摔到橋下的女子。轉眼間他的衣領已給人攫着，那人把他向空摔起，摔得他當堂昏去。

當他醒過來時，骨折還是隱隱地作痛，開眼一望，薩扪兄弟和同來的飛刀手都倒在地上，動彈不得。赤空三藏坐在石台上，兩旁站着三個年青男女，其中一個是剛才抓他的女子。赤空問道：「策零，誰個派你拿黑風劍來暗算我的？」策零哭喪着臉道：「聖僧，這不關我的事，皇上有命，如果聖僧不答應返清宮，便要立刻除掉，那黑風劍是從我師傅處盜來的。」赤空道：「你這蠢材，黑風劍那能暗算我，你看看打中的是什麽！」策零抬頭望去，旁邊石刻四大天王，其中一個的身上滿是刀痕，飛刀墜在地上。赤空道：「這是我移花接木的手段，策零，你回去稟告皇上就說把我殺掉好了，也讓你得一點功勞。」



策零惶恐叩首道：「小的不敢，但求聖僧不加怪責，把我們放回去，已是感恩不淺。」赤空哈哈笑道：「清淨而來，清淨而去，怎說不敢？何況貧僧今已大澈大悟，你以為我是說笑的嗎？」策零只是叩頭，全身戰慄，不知所答。赤空罵道：「蠢材！你有胆量前來殺我，却沒胆量回去稟告，難道你不想領功？」策零汗流夾背，伏地不敢仰視，口裡吶吶地道：「小的……小的不……不敢在皇上跟前撒謊。」赤空冷笑道：「原來你要取得証據，才敢回稟皇上，也好，貧僧就成全了你，也教皇上好得心安。」



「策零，你拿回去領功吧！」

卓丹、巴哈羅、佛光等三個密勒池弟子，見赤空說話不倫不類，又似語含玄機，心裡不免惶惑。便一齊上前稟道：「師伯，這些鷹爪頭兒，和他多說什麽，他留得性命回去，已是天大幸事，不如打發他們走吧！」赤空合十念了六字眞言，對三人道：「你們雖然是密勒池的武功弟子，可惜還未修得禪宗大道，剛才你們也說過，願我得見如來，你師伯因你們一句話，如今已是大澈大悟，釋迦說的『應無所着而生其心，不應觸法生心』，我今天在靈台之上，悟無上道，得大解脫，你們不要把我勸阻吧！」

卓丹三人對佛門精義，實在未進門檻，聽了茫然不解。赤空突然喝了一聲道：「策零！你回去覆命好了。」袖子一拂，一霎兒已把佛光腰畔的青萍劍取在手裡，光影一閃，他已把頭顱割下，青萍劍颼的飛回佛光懸着的劍鞘裡。赤空雙手捧着自己的頭向策零遞去。

這突如其來的巨變，嚇的卓丹三人呆若木鷄，看赤空時，頸上全沒一點血污，身子坐着不動。策

零瞬息之間如受催眠，把頭顱接在手裡。佛光巴哈羅二人如何忍得，正待拔劍殺掉了策零，耳邊髣髴有人道：「你們不許動！讓他離去！」似是赤空的說話，他們悲傷無已。片刻間倒在台前的薩摒兄弟和飛刀手都一一甦醒過來，如做夢一般，看見策零捧着赤空的首級，更是驚愕。策零展目一看，石台上三個年青劍客，已不知那時走了，連赤空留下的遺體都一起失了影跡。策零把剛才情景繪述一番，大家商量怎樣回去稟報。策零便道：「聖僧爲了使皇上心安，幹出這動人之舉，我們不如索性說聖僧見了我們，便把頭顱割下，讓皇上追念聖僧的仁慈寬恕，給他立個寺廟，也可減輕我們心裡的慚疚呢。」

雍正在仁壽殿裡，看見策零把赤空三藏的首級帶回。一時驚得幾乎滾下御座，許久，面上流着幾點眼淚，悲聲道：「聖僧，朕不過要你回來受朕的供奉便了，你爲什麼要這樣？你爲什麼要這樣幹呢？」看見赤空面容如生，雙目像入定時一般，不覺倒身下拜。即日下諭把首級供奉普慈宮中，用沉香匣盛着，所有宮裡喇嘛一律前來修懺念經，明天照釋氏圓寂典禮焚化，把舍利骨供奉起來。

那時白鶴劍客覃三冷已回到清宮，他本來要向雍正請求放出三音神尼和獄裡諸人，從此息爭，怎知回到清宮，才知三音神尼等一干人經已逃出，如今看到赤空這樣收塲，心裡更多傷感。他看看棲霞子等人，也是沉默無言，知他們心裡也有無限的感觸。大家把赤空的首級送出宮門，忽見棲霞子把策零一拉，進入旁邊的廊下去。覃三冷緩下步來，看他們師徒在幹什麼。只見棲霞子把策零一巴掌，打得他連顛帶仆，直滾到自己身旁。覃三冷連忙把他攙着，策零面上當堂印了一個掌痕，他的辮髮本來已給青萍劍割去，這時帽子飛開，只留下一把短髮，更覺難看。棲霞子見他頭髮脫落，更是火憤，上

前一腳要取他的命。覃三冷忙攔住道：「眞人息怒，令徒有什麼衝撞，求看在小弟面上，教訓他一番便了，不要給別人看見，令他難過。」棲霞子氣冲冲的道：「居士不是外人，貧道也不怕對你說，這逆畜把我的黑風劍拿走了，不知要去暗算什麼人，如今給人羞辱成這個樣子，教我如何不氣！」

策零倒身地上，叩頭道：「師傅聽稟，這不關徒兒的事，那黑風劍是皇上命我盜取的，要我前去把赤空法師了結。」跟着便把他帶了猺族飛刀手，怎樣遇到雪山蓮女俠，連辮髮也給她剃落了，後來赤空怎樣割下頭顱來，一五一十地訴說一遍。棲霞子和覃三冷聽了，都出了一身冷汗。棲霞子愈想愈氣，向策零討回黑風劍，口裡道：「你若是我的徒弟，今天要你隨我離開這裡。」策零連聲應了，不敢說話。覃三冷問道：「眞人爲什麼要走？」棲霞子道：「我們崆峒派來到清宮，喪命的已有幾人，再留下有什麼好處？」覃三冷道：「我也早就打算走了，皇上剛才還弄一齣貓兒哭老鼠，赤空法師是他着令徒殺的，如果沒曉到他的手段，還以爲他眞的如此悲傷呢。」這天棲霞子和梟夷子，果然帶着策零石登雲二人，不辭而別。覃三冷也偷偷溜出宮門，到慈悲庵會見他的師弟賽華陀去了。

晚上，普護慈雲宮裡香烟飄渺，梵音誦起，宮外大雪紛飛，朔風怒號，和磬鈸之聲混成一片。宮牆外高高豎起的幢幡寶蓋，給雪花凍結，再不能隨風飄引了。天上陰霾密佈，一片陰沉，這時宮牆之上，出現了三條影子，藉幢幡掩蔽了身子。

午夜過後，喇嘛都退到廂裡休息，殿上祇賸下幾個小沙彌，伏在柱旁奄奄欲睡。宮門突然給風吹開，一股寒風侵進，小沙彌連打寒噤，殿上燈燭一時熄滅。跟着似有蝙蝠飛進殿來，小沙彌嚇得叫出一聲，驚動了那些喇嘛，趕忙出來把燈燭燃亮，殿上供放着的頭顱，連沉香匣子一起不見了。他們慌

忙回禀鐵臂禪師，但在夜裡，不敢驚動到雍正，只得乘夜往見白振，把剛才的事說出。白振道：「皇上近來性子大變，這事還是不要聲張的好，幸而喇嘛都是你們苑裡的，容易掩蓋，禪師今夜趕造一具同樣的沉香匣子，照舊蓋上，明天趕快拿出火化，我想皇上也不會追究的罷。」鐵臂禪師連聲應諾，當下謝過白振，回到宮裡依計行事不表。

雍正自經過連日來的事故，心裡怔忡精神髣髴，一似預知自已的氣數將終，十二年來宮裡的盛衰，一一映在腦裡。那年他已是五十七歲，他的兒子弘曆，排行第四，是皇后鈕祜祿氏所生，封作寶親王。雍正鑑於他父親康熙在日，早就册立大阿哥允礽作儲君，後來兩次廢立，使諸皇子覬覦儲位，明爭暗鬥，弄到骨肉相殘，因此不敢早賜皇太子的封號，但他的心目中，看出弘曆根基深厚，將來福命比自已還大，纘承大統，早就屬意於這個兒子。二十年來，特別替弘曆選了幾個大儒作師傅，更從七八歲時起，便要他練武，宮裡的一流武技高手，許多作過弘曆的教師，不經不覺練成文武全材，奠定後來六十一年的太平皇帝基業。不過雍正自經那次華山決生死，把甘鳳池抓起之後，感到對頭太多，時常有被暗刺之可能，於是在乾清宮最高之處，親手立下遺詔，這事全沒有人曉得。

雍正想起了十二年來的盛衰，回顧昔日宮中能手輩出，如今却零星落索，一時感觸，口裡咯出一口血來，他知道這是那天劇鬥司馬長纓之後，日來又連番受到刺激，才會如此，連忙拿手帕抹去，不留痕跡，一面命傳寶親王進宮。

一會弘曆進入，這個二十四歲清國嗣主，生得身長玉立，雙手過膝，耳長如梳，廣顙重額，行時有龍虎之姿，坐時若泰山之穩，而且才華不露，舉止安詳，朝裡大臣，早就看出他將來是個亨祚之

君。他來到雍正面前，跪下請安，問過：「老佛爺居的好、吃的好、睡的好？」這是清宮裡皇子必習的口頭禪。雍正叫他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弘曆，你近來學的怎樣？」弘曆禀道：「孩兒二十年來，都遵照老佛爺的教訓，晨昏定省之外，早上唸書，午間小睡，下晝練武，晚間做些詩詞繪畫，才睡覺去，還有每逢朔望之日，到宗人府習禮去。」雍正點頭道：「好好，朕知你很能用功，不過你今後學些治國之道，比詞章武技兩樣東西更有用。」弘曆不知父皇是什麼意思，只得唯唯應命。

雍正停了片刻，又問弘曆道：「你若得承大統，將來怎樣治理天下？」弘曆應道：「方今大清國基初定，漢人心猶未服，孩兒認爲恩威並施，剛柔兩用，起用漢人，大開科舉，拿功名作餌，漢人便會不知不覺投進科舉的桎梏來，這豈不比武力更爲收效。」雍正不禁拍案贊道：「你將來治理天下，定然比朕高明。」弘曆忙跪下道：「老佛爺謬奬。」雍正道：「弘曆，朕今天召你到來，將來朕晏駕之後，你可傳朕遺命，在乾清宮匾後把遺詔取出，纘承大清國緒。」弘曆惶恐伏地，顫聲道：「老佛爺臨御之日正多，孩兒得藉福蔭，於願已足，繼承之事，雖夢寐亦無念及。」雍正停了停，揮手道：「你出去罷！」這一趟便是乾隆皇帝深宮受命，將來自有分曉。

且說卓丹三人把赤空的頭顱盜出，乘夜奔返八達嶺上的雲台，就在石台上擺着赤空遺體，拿針線縫上，三人跪下哭了一番，打算舉行火化。忽聽一陣風响，縱下一條人影，正是司馬長纓，只見他丰采依然，面色紅潤。佛光自那天把他救出清宮，便沒有再見一面，當下喜的上前一把拉住，叫聲「長纓哥，你好？」長纓也握着她的手道：「女菩薩一行都來了。」佛光舉目遠望，果然看到暮色蒼茫中，山頭上許多人影，紛紛飛縱而來。

片刻，大夥兒來到雲台面前，他們是神尼沙哈洛、大俠甘鳳池、白泰官、王崇明、女俠呂四娘和她的丈夫朱蓉鏡、冒蓮、小尼姑佛明、崑崙劍客「鐵扇子」諸葛元、「粉面仙姑」白素常、武當劍客雲霄，還有白鶴劍客覃三冷、賽華陀夏青松。白鶴劍客尋到慈悲庵見着同門師弟，因此也一起到來。王崇明是在路上和冒蓮等會合，早就趕回京裡去了。當下各人從新敘過，大家對赤空三藏的解脫，深表哀悼。神尼率衆在赤空遺體之前弔祭一番，然後架起柴棚，大家把遺體放下，舉火焚燒，一代聖僧，就此魂歸密勒池上。

火葬禮畢，沙哈洛念動眞言，法水洒過，在骨灰裡檢出一枚舍利骨，這是高僧才有的聖物，卓丹就用黃布裹着。那時上空一聲鶴叫，飛下一頭大白鶴，振羽落下。卓丹認得是密勒池上靈禽，便道：「鶴兒，我們知你的來意了，這枚三藏法師的舍利子，你好好地帶返密勒池去，我二人跟着也回來了。」白鶴叫了兩聲，口啣黃包袱，展翼高飛，看了的人，不禁一同宣誦佛號。

佛光拿出青萍劍在手，就在雲台石券之前，刻了兩行梵文，意思是說：「悟無上道，得大解脫」。這二句正是赤空悟澈的遺言。如今八達嶺上，如果到長城遊玩的人，出了居庸關，西望有一座白玉砌成的台基，券洞裡刻了四大天王像，券面還刻有梵文、藏文、蒙文、漢文，這就是書裡的雲台石築了。

卓丹、巴哈羅二人，也就不敢逗留，要告辭回去。神尼暗牽卓丹衣袖，低聲問道：「玄空三藏有吩咐佛光回去嗎？」卓丹答道：「姪兒來時，師叔只命我兩人幹畢便要回山，沒有提到慧塵師妹。」神尼心裡稍舒。卓丹巴哈羅別過各人，就從長城向西縱走，消失在黑夜之中。白鶴劍客和賽華陀也要

離去，其餘崑崙劍客諸葛元、粉面仙姑白素常，也向師弟司馬長纓道別，長纓送二人走了兩個山頭，才洒淚分別。他回到雲台面前，只見靜悄悄地，人影頓杳，正感驚奇，忽地身後有人把他雙目掩着，掌若柔荑，一種女兒體香觸進鼻裡，知是佛光。他拿手在她肢膈窩裡一搔，佛光咭的一聲倒退。長纓道：「我猜的是你，他們那裡去了？」佛光努着嘴兒道：「你只識得送你的師兄姊，却沒曉到人家在處等你，聖母和甘伯伯等到妙峯山大士菴去了。」妙峯山就是昔年神尼住過的地方，山上有紫竹林、東齋堂、大士菴等去處。長纓道：「他們到那裡歇着也好，這些日子裡頭，我們大家都累了。」他看了佛光一眼，見她含情注視着自己，便道：「妹妹爲什麼不同他們一起？」

他不問猶可，一問便給佛光瞪了他一眼，轉身飛奔，長纓忙追上前道：「妹妹那裡去？」佛光回頭應道：「你這沒心眼的東西。」長纓好容易才把她抓着，帶央的道：「妹妹氣的什麼，我陪罪便了。」佛光揑他一下道：「人家在處等你，你却全不知人家心事。」長纓微笑道：「我何嘗不知，只怪我不會說話，我們坐下來吧。」

他們二人就倚身樹下，談了別來景況，長纓又把宮裡饒過雍正的事說出。佛光道：「我媽說這魔王還未當絕，昔日賽希夷算他有十三年命運，看來明年他總會落在我們的手裡了。」長纓兩天沒有睡覺，說了幾句，便枕在佛光膝上呼呼地睡着。佛光知他實在累了，不敢把他驚醒，而且解下她的肩披，替長纓蓋在身上，自己也閉目假睡。怎知長纓疲勞太甚，一睡就是兩天，累得佛光坐着不敢稍動。眞是情到深時愛亦深，可爲天下男女寫照。

如今再說密勒池弟子卓丹巴哈羅二人，兼程回到西藏，他們進了唐古拉山口，便見淸風明月二位

師兄到來。二人又驚又喜，問道：「我們回去會受到師傅的責罰嗎？」清風明月應道：「你們沒有不對的呀，師伯的事，你二人自然沒懂得。世上神仙活佛也要解脫的，我們修道的人，看得自己的臭皮囊十分等閒，也嫌它是個累贅，只要證得大道，精神便能與天地長存，萬刼不滅，這便叫作成佛，你二人懂得我說什麼嗎？」卓丹應道：「我們如何便懂，師兄也知道我二人來這裡的日子不多，今後我們決心修持，像兩位師兄那樣，時常都一般年青，祇這一點便使得我們樂了。」話說間已望見雲海之上，仙山若隱若現，知道已回到密勒池來了。

二人參見過三藏法師，正待禀告此行經過。法空三藏道：「你二人不用說了，一切過去我們都已知曉，今後你二人如常用功去吧。」二人自此在山上照常做課，不經不覺又過一月，這期間師傅和二位師叔絕口未提到赤空的事，心裡也就奇怪。一天深夜，聽見密宗上院磬聲傳出，以爲掌院有什麼要緊的事，要對大家宣佈，因爲往常召開法會，都在上院裡舉行，不過很少在夜間說法的。巴哈羅卓丹二人靜聽一會，磬聲已是寂然，推窗一望，上院裡射出燈光，知道果然有事。二人便傯傯披上斜領袍，望着上院走去。

當他們來到白玉砌前，便見四扇水晶門大開，二人跪拜進殿，却闃無一人，正感奇怪，便見一陣清風吹進，琉璃燈光搖搖欲滅。跟着又聽到院裡刑堂那邊，隱約有人聲傳出。密宗上院是一幢天竺大寺院形式的建築，刑堂設在大殿之下，閒常多數關上。巴哈羅和卓丹走下石級，來到刑堂兩側的甬道，從窗格子望進去。堂裡光影暗淡，法壇面前的長明燈，微弱得像螢火虫的光。二人屏息就在格子門外，向裡一望，只見掌院迦葉尊者登了法座，兩旁侍立了空、法空、玄空；堂外站着清風明月二個

掌門童。此外還看到不常露面的戒賢大法師，他是雅那薩羅沃池「羅毘荼大廟」的高僧，和迦葉尊者對面坐着。執掌刑堂的「鳩摩羅什」尊者手執戒板，站在壇前，一片嚴肅氣氛，不禁暗暗驚奇。

他們從暗淡的光影裡，忽然看到法壇面前似有人伏着，這人像是給烟霧籠罩着一般，只是隱約看出，細認一下，當堂楞住，這影子分明是赤空三藏，身上穿的和在雲台時一般無異。這當兒看到戒賢老法師拿塵拂一掃，口裡念句眞言，隨道：「你性靈不昧，得証夙因，如來悉知悉見，且起來聆聽法旨！」那影子冉冉起來，合十靜聽。那時「鳩摩羅什」尊者張開玉牒，宣誦出來道：「茲爾赤空三藏，早歲修持，皈依三寶，參悟禪機，早証『阿羅漢』道，乃因嗔性未除，天南一劍，待罪遐荒，孽障隨來，清宮効命，雖云夙因早種，亦緣刼數難逃，可嘉者身墮迷途，本性未滅，堅持殺戒，捨己爲人，緣此善根，遂有三音諸顏精妙菩薩等衆，爲爾所拯，我佛慈悲，得逃刼運。心念一動，上應天人，已証『斯佗含』善果。本院刑堂罪籙，早已除名，三寶座前，功罪相抵，爾本可回抵仙山，同登壽域。惜乎帝王詔下，欽使隨來，爾却仁勇兼施，沉淪自拔，雲台開悟，頓見光明，返本歸眞，義烈難得。從此解脫塵勞，得成正果，本院上啓三界，默禱師門，召爾魂來，開示大道，喜見魔障遠離，菩提可証。特賜爾爲『智慧光明勇猛伏魔羅漢』，衆生供奉，永不有窮，欽哉！」

「鳩摩羅什」尊者讀罷，那影子朝着座上三拜，一陣清風，倏然幻滅，琉璃燈片刻大放光明。巴哈羅和卓丹在外看了，一時不知是悲是喜。忽聽玄空三藏在內叫道：「巴哈羅、卓丹，你們進來！」嚇得二人不知如何是好。當下戰兢地入到堂裡，跪倒在各長輩座前。掌院迦葉尊者諭道：「你二人聽着，密勒池由現在起，封山十年，你們能否潛心佛學，足不下山，要在這時立個宏願。」二人連忙應

道：「啟稟掌院，我二人都已捨身三寶，自然遵從掌院訓示。」迦葉尊者起座道：「善哉！密勒池從今起，又和塵世絕緣了。」於是一齊唱出爐香讚頌。從此密勒池長年爲雲封蔽，和下界絕了緣，甚麼爭名逐利，富貴繁華，眞是休戚無關，逍遙自在。

過了些時，密宗上院的羅漢堂上，又增了一尊丈八金身羅漢，這就是「智慧光明勇猛伏魔羅漢」的塑像。巴哈羅卓丹二人看了，覺得羅漢的相貌和赤空三藏酷似，最奇怪的，便是羅漢胸前的一塊玉珮，竟然是昔日雍正賜給赤空的淸凉寶玉。這東西是安南王進貢之物，在那次火燒仁壽宮時，赤空救駕有功，受到雍正賞賜的。巴哈羅看了暗暗在道：「師伯呀，你爲什麼要把頭顱送給滿淸皇帝，姪兒到如今還不懂啊！」正是：

此中玄妙　煞費思尋

第二十四回：帝運終一代神奸絕

明恩義猿女三約法　雪大仇俠士慶功成

雍正自從召了寶親王弘曆進宮，暗示將來傳位給他；瞬巳冬去春來，這年是雍正十三年正月，淸宮裡雖然去了一些僧道奇人，可是各王公大臣都暗裡稱快，認爲這是禎祥之兆，果然在這兩個月內，宮裡一片安寧，鷄犬無驚，雍正也搬回長春宮裡居住。時值天下承平，春回大地，上元佳節到臨，宮裡便特別鋪張，王公府第，也競綴花燈，粉飾太平，與民同樂。一時北京城內，金吾不禁，火樹銀花，雍正也丟開愁懷，和宮中妃嬪賞燈暢飲，禁苑之內，復呈欣欣向榮的景象。

俗語有說：「花不常好，月不常圓。」何況雍正的氣運將終」，從前賽希夷也算出他「壽比圭年」，那圭字拆開就是十三，應在他今年的氣數。那時他的性子喜怒無常，和未登帝位時喜怒不形諸色，恰得個相反。岳鍾琪因在蒙古和噶爾丹交戰失利，雍正一怒之下，把他革去大將軍的職，下獄議處。剛巧那年貴州苗民又復叛亂，連陷十數縣，淸軍一部被圍，雍正下旨發滇蜀湘粤各省精兵會剿，一面和大學士鄂爾泰、張廷玉等重臣日夜商議軍事，未免勞瘁一點，不久便覺得身子不妥。皇后鈕祜祿氏和各妃嬪等忙召了幾個御醫入宮診視，才發覺雍正已染上了初期的癆病，這病就因他上次咯了一口血而起，這還不算是不治之症，只須休養些時，調補身體，便可漸漸復元，好在宮裡有的是上好野山人參，淸花玉桂等貴重的藥物，雍正吃上了幾劑，果然覺得精神漸次回復，面口也清健起來，各大

臣和宮裡人等才覺得安心。

在雍正染病的期間，暫時寧靜的清宮裡，太監和宮女們忽然鬧起鬼來：初時有些宮人看見兩條黑影在長春宮前出現，一忽兒便告消失，夜裡也聽到屋上有人走動的聲音，等到侍衛人等趕到時，又什麼都不見了。神武營統領白振，怕這又是外間武林人要來行刺，便調了五百名紅巾武士，每夜把雍正住的長春宮重重圍着，牆頭屋脊也伏滿了人，這樣長春宮便暫告安寧起來。

可是過得幾天，粹華宮、翊坤宮、永和宮各處，都傳說有鬼魂出現；漸漸連到延禧宮、承乾宮、景陽宮、咸福宮的宮女太監，每到夜靜的時候，便驚擾一番，有些說明明見到有人從身旁走過，有的說看見一個老太婆飛過牆頭。那天寶親王弘曆向雍正問安後，從長春宮走出，他身旁還有兩個侍從太監，當走過外殿的當兒，看到一邊長廊欄杆之下，露出半截女人的身體，欄杆上懸了竹簾，髣髴看見一個影子，蓋了頭帕，眨眼便失了踪跡。寶親王問兩個隨行太監，也都見了，還說這女人穿的不是滿裝，腰間紮了潤潤的帶子。弘曆不敢驚動了雍正，暗裡告訴白振等御前侍衛，要他們小心防衛宮門，不在話下。

一天，雞聲才唱，皇后鈕祜祿氏知道雍正要坐朝，便命兩個貼身宮嬪捧了人參燕窩湯到長春宮去。那宮嬪走過月華門時，但覺一陣風吹來，衝下一個女人的黑影，二人嚇的叫出一聲，盛燕窩的食盒也丟落了。耳畔突然聽到清脆的女人聲音道：「你們不要驚，皇上已經起來了，快把盒子送去！」定睛看時，食盒還是好好地放在一邊，內裡的一碗燕窩絲毫沒有傾瀉，可是剛才的影子已經不見了，這分明是女鬼出現。兩個宮嬪戰兢地把燕窩送到長春宮總管太監那裡放下，回去把經過稟告鈕祜祿

氏。太監宮人聽了，都說是王妃馬佳氏的鬼魂，皇后鈕祜祿氏想起馬佳氏七年前賜死月華門的一宗公案，寧可信其有，因此便召喇嘛進宮來超度，舉行「打鬼」的儀式，說是和皇帝及太子禳解消災，拔除不祥。這些婦人迷信神權之見，且不去說它。不過那妃子馬佳氏是怎樣死的，說來却是有點冤枉，而且和下一篇故事有點關連，作書人趁這空閒，在這裡敘入一筆，那麼將來就無須再作交代了。

清朝皇帝除了三宮六院之外，還有貴人、宮嬪、淑媛、才人的設置，雍正雖非絕頂好色，但後宮佳麗，也自然不少。在七年以前，雍正有一個妃子馬佳氏，是從滿洲挑選入宮的貴人，後來幾次臨幸，封作貴妃。這個馬佳氏十三歲挑選入宮，那時年紀不過十六歲，却生得豐姿嬪媚，婷婷倩影，如烟籠芍藥一般，可惜雍正跟前初時有孟麗絲寵擅專房，連蒙古美人施拉美也要退避三舍。後來孟麗絲出走，雍正又得到姪兒媳婦瓜爾佳氏列充下陳，一時六宮粉黛無顏色。妃子馬佳氏雖然生得國色天姿，究竟年紀太輕，未懂得狐媚工犟，承迎枕蓆，因此雍正長年甚少臨幸，馬佳氏也不見得憂愁，日常和一班宮女嬉戲遊樂，有時加入到公主王孫的隊兒裡追逐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那年弘曆已有十七歲，和馬佳氏一般的年紀，前幾年馬佳氏入宮，他還是個童子，便愛和馬佳一處玩。如今長大了，又值情竇初開，每次遇到馬佳氏，沒人在旁，便和她調笑，漸漸和這個年歲相同的小母親打得火一般熱。馬佳氏因得不到皇帝的寵幸，明知名份攸關，厮混多了，有時便無所避忌，幸還未於及亂。一次二人靜中互訴心事，馬佳氏便道：「我和你是母子名份，老頭子的脾氣你是曉到的，你還是不要來胡混的好，免將來弄到大家喪名敗節，你雖對我一片痴情，惟有待來生再作鴛鴦罷。」弘曆也知道萬萬不能做出倒亂倫常的事，至自毀前程，漸漸也把暗戀馬佳氏的心情壓抑下去

了。

一天，也是合該有事，弘曆走過馬佳氏的宮門，想起不見這位小母親已有數天，便躡足走進宮裡，剛巧宮監都偷閒走開，他在門外一望，見馬佳氏正對鏡梳粧，一雙皓腕就如兩條雪藕，心癢起來，靜靜地溜到她的背後，突然掩住她的雙目。馬佳氏估不到弘曆會走進她的寢室來，吃了一驚，順手舉起象牙梳向後打去；怎知用力過大，弘曆竟給梳齒擊在眉邊，哎唷一聲，當堂流血。馬佳見自己打的是寶親王，也驚的面無人色，忙把弘曆擁着，替他止血，千央萬討的叫他不要聲張。弘曆不特不計較，反爲百般安慰，馬佳氏這才心安，弘曆也就偬偬告辭。

第二天，弘曆照例到生母鈕祜祿氏面前問安，皇后看見他眉邊一處新的傷痕，險些兒連到眼睛，驚起來問他怎樣弄傷的。弘曆支吾回答，說是在書房裡不愼撞在柱子上受傷。皇后等他走後，即召跟隨弘曆的貼身太監到來，連侍候讀書的宮女，一起責了二十棍。那些太監宮女不服氣，矢口說沒這回事，又道寶親王昨天從宮裡回來，眉頭上便有了傷痕。皇后心疑，暗裡把翊坤宮的總管叫來，才知昨天弘曆到過馬佳氏的宮裡。她平日對弘曆親近馬佳氏的舉動，已是微有所聞，再經細查，事情便告大白。馬佳氏只得承認無意把寶親王眉頭撞傷，這一來事情便鬧大了，清宮對妃嬪的管束特別嚴謹，偏巧鈕祜祿氏平日對馬佳氏不大好感，立刻下了一道懿旨，說馬佳氏調戲親王，有犯祖訓，命總管太監牽出月華門勒斃。

弘曆聽了這個消息，驚得魂飛魄散，偬忙趕到宮裡向母后求情，誰想走到月華門時，已看見馬佳氏的粉頸上，套上一根紅羅帶，四名宮監在兩邊牽緊，勒得她雙眼凸出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弘曆悲叫一聲，當堂滴下眼淚，撲上前把馬佳氏抱住道：「我害死你了！」總管太監忙過來叩頭道：「寶親王不可阻延，這是皇后的懿旨！」弘曆如何肯聽，看看馬佳氏僅餘下一絲氣息，弘曆急起來，緊緊擁着她大叫幾聲，還是回不過氣，眼看是活不成了，一時如萬箭攢心，竟咬破了指頭，拿血蘸在馬佳氏的粉頸上，悲聲道：「今生我無力把你迴護，飲恨終身，但願來世有緣，認取這一點血痕，和你再見面。」話未說完，馬佳氏忽然睜開雙目，望了他一眼，流出兩行血淚，跟着便咽了氣。弘曆哀傷得像個淚人兒一般，親隨太監苦苦勸住，才把他請回宮去。弘曆臨行吩咐用上好棺木盛殮，又把身上佩的一塊玉璧，摘下來給馬佳氏殉葬。馬佳氏一點陰靈，傳說託生在滿洲族裡，應了皇帝的口諭，二十年後再和弘曆相見，便是有清一代權勢最盛的和坤，將來自有細表。

且說清宮裡經過一番「跳神」「打鬼」等禳解，鬧鬼之事漸又平息。雍正也天天上朝，和各大臣議論平定苗疆之事。那時已是三月中旬，還是春寒峭料，這天雍正乘了御輦，從太和殿回養心殿休息。天才破曉，視線未清，來到乾清門側，兩旁閃出二個人，手執大環刀，瑲琅一响迎着御輦劈落。那些舁輦的都是經過訓練的武士，連忙把御輦向側急閃，其中一個刺客的刀砰的劈在舁桿上，立刻折斷。雍正在輦裡御着重裘，膝部還蓋了西藏毛毡，聽到外邊喊出「有刺客！」跟着御輦篷的一震跌落地上，他立刻看到側邊一個人影撲過來，一股刀風從旁剁到，他就把膝上毛毡拿着掃出，嚓的把刀捲開。

這當兒，其餘一個刺客運起一張大環刀，像狂風掃葉一般，把御輦前十幾名武士剁傷了。白振離得較遠，龍木公于成龍二人都走在前頭，聞聲正在撲過來救護。他們眼看刺客的刀給雍正在轎裡擋

去，那刺客退了兩步，後邊兩名武士提刀架到，那刺客身子一伏，側身掃出一脚，把一名武士踢倒，他的刀匝地掃出，一招「渴驥奔泉」閃電般又把餘外的一名武士架翻。龍木公等眼看刺客出手不是等閒之輩，暗裡替雍正揑了一把汗，可是他們給廊柱阻着，一時搶身不到。那刺客刀鋒一舉，又來一勢「力劈華山」，向御輦劈落。白振龍木公等一驚非小，說時遲，忽見廊頭一條黑影衝下，快得無法形容，劍光一閃，那刺客連喊聲也未叫出，人頭早已飛到半空，他的刀還是砰的劈在御輦上，但已失却了勁度，一忽兒連人連刀一并倒在地上。那黑影像輕烟似的，幌身便起，半空一挺腰子落下，劍光過處，御輦前的刺客叫出一聲，仰身便倒，一條臂膀直飛出外。龍木公這時才看出這救駕的人全身黑衣，面上蓋了黑罩，只露出雙目。當下撲身上前，虬龍杖呼的向刺客打去，忽覺噹的一响，那黑影的劍颼的擱在面前，把鐵杖擋着，口裡喊了一聲：「拏起來問他口供要緊！」龍木公這才醒覺，他的擒拏手一起，就把刺客捉住，一面喝各武士停手，不要把刺客剁斃。

白振見龍木公已把刺客抓起，忙的到御輦前一看雍正，大家都忘了這個救駕的黑衣人。雍正已經從輦裡躍出，說道：「你們快把救駕的人請過來！」大家一看，那黑衣人已不見了，究竟那時離去，也沒有一人看到。雍正心裡好生思疑，覺得這黑衣人出手很似亞密當，只是手裡的却不是黃龍劍。又念亞密當早已死掉，定然不會再生，那麼有這等本領的又是誰呢？

他定神在處猜想，白振請道：「刺客已經抓起，求皇上發落！」雍正卽命把刺客救醒，一會拿到養心殿鞫訊。原來這二個刺客是西部蒙古「額爾德尼寺」的喇嘛，日前大將軍張廣泗替代了岳鍾琪，把準噶爾部的汗王噶爾丹打敗，噶爾丹逃到鄂爾昆河的喇嘛廟，張廣泗不問情由，就把寺裡千餘喇嘛

殺掉，連額爾德尼寺也焚燬，因此激怒了阿爾泰山下幾間大廟的武技僧人，選出二名武功高强的喇嘛，暗裡潛入北京，又買通了宮裡幾個紅教喇嘛，預先引他們進宮裡伏着，本來想等張廣泗入朝行刺。誰想張廣泗剛調去貴州監軍，二個喇嘛等候不得，就等雍正退朝時突然行刺。張廣泗雖然逃過了大難，但後來在乾隆十二年間，這些喇嘛又聯結大小金川作反，張廣泗連番敗績，給乾隆殺了，這是後話不表。

雍正親自訊得刺客的來歷，才知和蒙古神尼甘鳳池等無關，心裡舒了一下。那日下令把宮裡串謀的紅教喇嘛抓來對質，但武士前往拿捕時，那幾個受賄的都已逃之夭夭，雍正只得命將刺客斬首，從此對紅教僧人，已沒有前時的信仰。

時光飛快，瞬又端節到臨，各大臣爲要取悅雍正，稟請皇后鈕祜祿氏下旨在北海競賽龍舟，清漪園內昆明湖的堤岸，沿途數里，佈置了彩緞鮮花，紗綢紮作，水面也放了燈色。一面傳諭各王公大臣，是日帶同家眷大小，在兩岸觀看龍舟，迎接聖駕。

這天風和日暖，沿湖兩岸早就來了許多皇親貴戚，命婦淑媛，連王孫公子都來到堤上觀看龍舟。岸上蓋了無數帳篷，也有在樹下鋪開席子，等候迎駕。過午，雍正下了樓船，和皇后妃嬪等一起，由寶親王弘曆、莊親王允祿、果親王允禮等陪着，緩緩向北駛去。護駕的是神武營統領白振，侍衛領班于成龍，一級劍手龍木公等，率領着幾名親隨武士，跟在雍正兩旁保衛。

御船沿着白玉堤駛去，經過柳橋、練橋、鏡橋、玉帶橋，只看到堤上綠柳垂絲，綵帶飄揚，接駕的人，都穿得齊齊整整，一齊伏下，三呼萬歲。一會，遠處鼓鈸聲起，幾條龍舟破浪掉來，最初是宮

監的一組，雙槳齊起，箭似一般的掉過。跟着是宮女的一組，都是年輕少女，穿着得花紅柳綠，唱着歌掉來，水花濺到各宮女的身上，如同落湯鷄一般，岸上笑聲頓起，雍正也一時心花怒放，傳諭賞賜。宮女把龍舟掉到樓船面前，高呼萬歲，御前總管就把預先用帕子裹好的金珠翠玉，擲到舟上，宮女又齊聲謝恩。但見玉腕頻揮，腰肢欵擺，掉着槳兒去了。

雍正一時高興，就命御厨在堤上設酒，賜各家家眷酒食；他也在樓船上擺開盛筵，和皇后妃嬪盡歡。直飲到金烏西墜，才命回掉。這時紅日西沉，暮色四合，皇后命舟子趕快掉回去，艙底下水手百槳齊發，樓船便箭一般向月波樓那邊直駛。雍正坐在船頭，欣賞湖裡景色，岸上堤邊，各家眷屬又再跪下送駕。雍正已有點酒意，醉眼迷離，瞥見知春亭那邊岸上，一個女子仰起半面來，正是他日夕想念的王妃孟麗絲，雖然離岸兩丈多，他却看的淸楚。當下喜的大叫起來：「貴妃貴妃！快把船停下來！」嚇的侍在兩旁的寶親王等一跳，樓船飛也似的前進當中，眨眼已把那小島拋在後頭。雍正還是指着船尾那邊喊着：「她在那裡！還不把船掉過去！」

白振這才喝叫停船，寶親王等一起上前請問皇上有何所見。雍正急煞似地道：「還不掉過去！孟王妃在岸上呢。」侍衛人等只得同聲應旨。樓船漸漸靠在小島面前，但見暮色蒼茫，知春堂前，伏着幾個老宮人和一些打理小島上的太監，那裡有什麼孟王妃。

雍正不信是自己醉眼昏花，喃喃的道：「朕明明的見着她，怎麼一忽兒不見了，她一定還在島上的。」他下船來到島上，親自問那些老宮人，那知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嫗，耳目不大健全，問非所答。雍正又嚴詢十幾名太監，都回答說：「聖駕經過時，奴婢等都伏下不敢抬頭，身旁有誰在處，一時沒

有察覺。」雍正見問不出頭緒，便命白振等人在島上大搜一遍，回報沒見有人，他才息了心，捨舟登陸，轉回長春宮去。

夏天到來，北京城漸見炎熱，雍正又回到淸漪園裡居住。這次選定了碧梧書院作夏宮，這處花木扶疏，別有天地，正是雍正初次和孟麗絲相逢的地方。他遷到這裡來避暑，可能別有用心。從這時起，他便很少坐朝，各大臣奏事都進入御園來；雍正爲了處理政務，特命鄂爾泰到園裡居住，寶親王弘曆也就近在養雲軒讀書。弘曆自從那次看見廊下女人的影子，疑心是呂四娘等俠士進宮行刺，暗裡和白振商量，選了千名紅巾武士輪班守衛，宮監出入都要搜身。園裡果然寧靜起來，一班御前侍衛才感到心安，就是雍正本人，也以爲神尼等一班對頭兒經過那次劫獄之後，已經離開京畿走了。

這半年來究竟沙哈洛等人何去？難道他們眞的放棄了報仇嗎？不會的，尤其是司馬長纓和佛光二人，日夕記着父親的大仇，沒有一刻不想把雍正的頭顱取下。那麼，他們又去了那裡呢？自從赤空三藏火葬後，神尼等一行人避到京外妙峰山。那天司馬長纓一睡便是兩晝夜，醒來和佛光一起回到大士菴。神尼見了佛光，暗地責她好和長纓在外厮混，佛光一口氣沒處發洩，想起身世孤零，自己是王家血裔，却不能相認，就是對着生母面前，也不敢叫句媽媽。一時感觸起來，獨個兒躲在山裡流着眼淚，漸又想到將來要回蒙古繼承女菩薩的地位，再不能和長纓相好，不禁悲從中來。怎知長纓已跟在她的身後，以爲她因爲陪自己之故，受了神尼責罵，便低聲向她陪罪，百般央討。佛光記起童年時在黃河灘畔，曾和長纓指水盟心，便道：「長纓哥，若果我回到三音大廟修持，你是否就不理我？」長纓答道：「妹妹，我們若是報却大仇，那時你到那裡，我便跟到那裡去。」佛光凄然道：「你是男

人，怎能和女修士混在一起？」長纓道：「你爹不是個男人嗎，爲什麼他當年又能和你媽在一起？」

佛光低頭想了想，答道：「我不能一輩子在大廟裡做個出家人，更不願意像我媽那麼沒勇氣，總有一天我要把聖嬰的名字丢掉，那時海濶天空，我可任意和你到處翱翔，豈不比當個蒙古人的偶像更快樂嗎？」

長纓感動異常，握着她的手道：「你眞是個超凡絕俗的女孩子，只怕到時女菩薩會不答應你這樣幹便了。」佛光道：「我媽也不能管我，只是我不能够令她太傷心，好在她跟前有佛明妹妹在處，還是將來再說罷。」二人說話一番，佛光剛才一肚子鬱氣，已是隨風飛去了。她對長纓道：「今天聖母有說，我自從到密勒池學技之後，許多年來沒有拜掃過我爹的墓地，今年正是十年祭，日間要帶我回到五台去呢。」長纓訝道：「這樣豈不是又把魔王放過嗎？」佛光道：「自然不會饒他，聖母日來虔誠起了袖課，算出中秋節前，我們的大仇便可報復了，目前雖然暫時離開這裡，不久還是要返來的。」

過了半月，神尼沙哈洛一行，趁着春光明媚，回到山西五台山，打算在淸明節前祭奠王春明的墳墓。同行的除了佛光、佛明、冒蓮之外，還有王崇明、白泰官、司馬長纓。只留下甘鳳池和呂四娘夫婦，雲霄等幾人，在京裡探聽消息。那時呂四娘正在京裡琉璃廠附近設了一間古董店，他們出門便化裝；甘鳳池外貌像個滿面虬髯的老叟，呂四娘戴了假髮，就似個鷄皮鶴髮的老婦，這樣果然掩蓋了外間人的耳目，在京裡暗地探聽淸宮消息。

且說沙哈洛一行，不日來到五台山，他們不敢返回王家莊裡，選了山上白鹿苑禪林棲身。這個佛

教叢林是五台山聖地，主持邯曇和尙是王崇明的師弟，崇明的妻袁織雲和兩個兒子，也闢室山上，每天由袁織雲傳授兒子一手武技。這次見到崇明歸來，一家團聚，自有說不盡的歡喜。沙哈洛舊地重遊，觸目傷心，想起當年王春明慘死，歸骨丈人峰，不經不覺已是十年，如今大仇還是未報，便禁不住芳心如碎，無限悲傷。到了寒食節前一天，曉霧未散，丈人峯頂已來了一行人，這山峯如石筍一般，高聳入雲，非有絕頂輕功的人不易攀上，因此只有佛光、王崇明、司馬長纓、冒蓮幾人隨着。

沙哈洛獻上鮮花，從新豎立碑石，原因當年要避免雍正的魔掌，連碑石也未豎立。王崇明跪下祭奠一番，禁不住淚如雨下，沙哈洛更是玉容慘淡，幽咽無言，只有默祝春明英靈有知，前來鑒領。各人一一行過禮，佛光忽然跪在墓前，禱告道：「爹爹，女兒今天長大了，自愧大仇未報，身份未明，今天特向爹爹墓前立誓，女兒即日回復王家血統，改名王雪蓮，半年之內，定必手刃仇人，讓爹爹含笑九泉，稍贖女兒不孝之罪。」禱畢又跪在沙哈洛之前，稟道：「聖母求恕孩子不孝！」便跪地不起。沙哈洛又悲又喜，知道女兒認了王家血裔，將來便不能繼承三音大廟的法座。當下把佛光拖起來，擁在懷裡道：「傻孩子，你媽痛惜你，無論你要怎樣，你媽也不會責你的。」從此佛光便用王雪蓮的名字，作爲太極王家後代的英雄兒女。

沙哈洛替她的戀人王春明舉行十年祭禮後，住了些時，聽說淸兵日前爲了征服西部蒙古準噶爾部，把中部蒙古駐軍抽調去了，三音大廟已交回僧侶掌管，於是傯傯起程，要把佛明帶回三音大廟去。臨行吩咐佛光和司馬長纓二人，隨白泰官先回京裡，又說雍正的命運，應在梧桐葉落的時候，便要告終，因他住的是碧梧書院，梧桐葉落，他是犯了地名，又囑二人暫時不要冒險行事。二人恭謹應

諸，佛光問道：「媽要幾時才來京呢？」沙哈洛應道：「我離開大廟已是數年，今次回去打算舉行一次盂蘭水陸超幽勝會，超度連年抵抗清兵受害的陰靈，大約七月下旬，我便回來了。」佛光依在她的懷裡，依依不捨。那時女俠冒蓮，已是個三十餘歲的婦人，沙哈洛年紀比她大上七八歲，但冒蓮一向執着弟子之禮。當下向沙哈洛稟報，要到峨嵋山看視她的兩個孩子。沙哈洛知她母子情深，只叮囑路上小心，珍重而別。王崇明也要留下五台山上別莊，和妻子敘上些時，大家約過八月上旬在京裡見面。眞是聚散不常，各奔東西，不日都登程去了。

如今且說白泰官司馬長纓和佛光一行，在五月末抄回到妙峯山，他們惦念着甘鳳池等人，及到會面，聽到雍正在乾清門遇到刺客，還探悉清宮鬧鬼的事，大家都感到出奇。呂四娘又道：「我看鬼是假的，近來有武林高手在宮裡潛伏着，暗地保護雍正，這是眞的呢。」白泰官聽了訝道：「四妹，這話從何說起，難道你有什麼遇見嗎？」呂四娘答道：「幾個月前，你們離開不久，我和雲霄兄弟夜裡偷進長春宮，瓦上遇到一個老婦人，兩三招便把我們殺的抖不過氣來，幸而我們逃得快，她也沒有追趕，到如今我們還猜不出這老婦人是誰呢。」

白泰官道：「竟有這等事！當時你沒瞧清楚她的樣子嗎？若是武林裡有名氣的老婆子，我們那會不認識？」呂四娘道：「奇怪的就在這點，那晚剛巧下過雨，天黑如墨，人影一幌出現眼前，我的劍才撤出，便給她貼着一送，幾乎翻到牆外去，就在這當兒看見她是個老婆子。」白泰官想了想道：「你的廻風劍法從來只敗過在孟麗絲的手上，我看你會假扮老媽子，難道別人不會假裝嗎？」這句話惹得座上各人都笑了。

司馬長纓佛光二人聽在心裡，等到各人離去，長纓便道：「我在清宮大半年，宮裡有什麼能手，我都知道清楚，總不信有這樣本領的老婆子在雍正跟前獲衞，俗語說耳聞不如目見，今夜我便想到宮裡看看去。」佛光本來就是個好動的人，她已忘記了神尼的叮囑，答道：「阿姨說的話，我也不能相信，今夜我和你去走一趟。」

這晚二人結束一番，兩條黑影如箭一般，衝進禁城之內，先在雍正平日居住的幾所禁苑搜尋，不見有御前侍衞的影子，知道雍正沒在宮裡。他們一路撲奔清漪園裡，沿途紅巾武士四處埋伏，一直來到碧梧書院面前，看見花明柳暗之中，院裡燈火明亮。二人就在一處竹籬伏着，細看院前動靜。

忽然拍的一响，一塊小石子打在竹籬上，長纓回頭一望，瞥見一條影子像黑烟一般，從竹林後面冲起，看看佛光，不知那時不見了，嚇的他一驚非小，又不敢叫喊，只有飛身躍到一株樹上，四圍搜看。碧梧書院背後是一面荷池，這時一陣衣帶風响，佛光已回到竹籬下面，像是要找尋他。長纓低聲吹了口哨，飛身落下，佛光把他扯到暗處，低聲道：「這處果然有高手伏着，剛才拿石子警告我們，我展起急縱追去，看見那人是個老頭兒，全身黑衣，一個跟斗翻起越過七八丈的荷池，我怕你給人暗算，才不敢趕去。」長纓道：「我們還是回去罷！」二人立刻展起飛雲小提縱本領，出了宮牆，乘夜回到妙峯山。

白泰官知道他們夜探清宮，正在焦急，見二人歸來，問過所見，也暗覺納罕。過兩天甘鳳池等到來，聽說長纓二人遇的是個老頭兒，和呂四娘見到的老婦人，正是迷離撲朔，想來是另一個人，大家都沒法猜想是那一路的高手，呂四娘不服，主張大家再到宮裡探察一遍。甘鳳池道：「聽說近來魔王

深居簡出，而且調來一千武士，日夜守衛園裡，看來我們不易得手。」白泰官向來機智，他道：「宮裡近來既然鬧鬼，我們何不將計就計，扮作鬼魂偷進，乘機看個底細。」各人都說妙計。甘鳳池把眼望着司馬長纓佛光二人，說道：「我們不宜多人前去，萬一有了危險，也不至一齊落進陷阱去，我想雲霄兄弟和司馬姪兒幾人留在此間，等候消息！」長纓佛光雖然不想，但不敢反對。這天白泰官備辦了好些神廟裡的衣物，甘鳳池扮作活無常，白泰官裝成閻王殿裡的判官，呂四娘披頭散髮，伸出一條長舌，兩行血淚，活像個吊死鬼。初更之後，從南海的水道爬進，在清漪園裡伏着。

他們三人對園裡道路，已是熟悉不過。三人展起貍奴伏竄，一會便到了別有天的碧梧書院，果然看見劍戟如林，重重守衛。白泰官暗想：「像這樣戒備森嚴，動起手來定必傳遍各處，那時更不易得手。」忽見甘鳳池走過來低聲說道：「前面路口有二十名武士守着，讓我把他們唬走，你二人乘機溜進去，我在這裡把風。」呂四娘點了點頭，和白泰官一起閃進樹後。



婦人突然竄到半空，二人的劍一齊給盪開去。

甘鳳池全身向上一拔，吱吱地叫出一聲，從半空縱落，手裡抓着一把石灰，迎風撒出。那些守衛聽到了鬼叫，一陣白烟，現出一個活無常鬼，面上兩行血淚，頸上掛了一串人頭骨，好不駭人，都驚呼一聲便走。有些胆子大的，一面回頭觀看動靜。甘鳳池拿葵扇一揮，又是一把石灰撒出，武士給石灰迷了眼目，掩着眼飛奔，白泰官呂四娘乘時縱出，越過籬門，立刻翻到廊廡上去。

他們還未站定，面前颼的衣帶風响，碧梧書院的瓦上縱起一個人，半空一翻便到。呂四娘定眼一望，就是前次遇到的老婦人，連忙叫出「風緊！」一同把劍拔出。那婦人身形像猿猴一般，幌了幌落在二人身後；呂四娘轉身一劍掃出，白泰官也來一記「迎風掃塵」，兩股劍光看準戳下。那婦人疾來一勢「金雞獨立」的身形，眼前但覺光影繞着一轉，二人的劍嚓嚓兩响，一齊彈開，這時才看出她手裡拿着一口短劍，光芒四射。刹那間這婦人的劍展開一團光影，把二人的劍鋒纏着一起。呂四娘的一

手廻風劍法，已是比風速還快，却給婦人一輪快戳，只有招擋，並無還攻。白泰官也覺得劍鋒陷在對方的劍影當中，一時不能撤出，只有跟着飛轉。就在這電火般的一息，婦人突然竄到半空，二人的劍一齊盪開，全身後退。細看衣袖上已給婦人的劍戳了幾個窟窿，不覺暗說一聲好險。再看婦人的影子已消失在黑暗中。遠遠來了一片喊聲，從院門奔出，叫着「有刺客！」呂四娘急的一聲「扯呼！」和白泰官向來路奔出。到剛才路口，不見了甘鳳池，這時四邊警號大鳴，二人不敢逗留，偬偬向園外逃走。

二人回到琉璃廠的古董店裡，還未見甘鳳池歸來，不免焦急，還以爲他逃出禁宮之後，一直前往妙峯山，二人又偬偬趕到門頭溝外，入到大士菴，見着司馬長纓等人，都說甘伯伯沒回過來。各人面面相覷，知道甘鳳池定然出了事，大家正在商量營救，忽見菴裡住持進入，呈上一封書，是靑龍會中人傳遞到來的。佛光認得是她媽的筆跡，喜道：「聖母有消息來了。」呂四娘急忙打開一閱，內裡寥寥幾行字，叮囑各人不可妄動，又說一切困難，遲日便可迎刃而解。信末還吩示佛光長纓二人，切勿輕進禁宮。

各人看了，都不解神尼的意思，白泰官道：「師姐的說話，我們不可不依。我隨她日久，每遇到重要關頭，她的預料常有出人意外的效驗，我們何不把甘大哥失踪的事回信給她，看她有何指示。」當下即修一書，託菴裡住持轉給靑龍會中人，請飛送到三音大廟去。

轉眼又是半月，甘鳳池的下落還是一個謎。這時淸宮之內，竇親王弘曆兼任紫禁城兵馬總督，和神武營統領白振協力防衞禁宮，把宮裡侍從人等從新調動，往日呂四娘等買通的宮裡總管，再沒法把

消息傳出來。司馬長纓和佛光二人，看到甘鳳池的本領，那晚一去無踪，因此不敢違背神尼的吩示，只有盼望消息。過了幾天，各人正在悶的發慌，忽見門外闖進一個農婦打扮的人，口裡叫出一聲呂姊姊，一面把濶邊遮陽帽脫下，原來是女俠冒蓮，大家喜的上前把她圍着。冒蓮和大家見過面，便道：「各兄姊急煞了，師傅怕你們亂幹，所以命我趕來通知，她說甘大哥不會有什麼危險，京裡情形，她也知道淸楚，日間她把一個人請到，甘大哥自然無恙歸來，請大家不用焦急。」

白泰官問道：「師姐有說把誰個請來嗎？」冒蓮應道：「她沒有說出呢，不過她已離開了三音大廟，孟蘭勝會也交給廟裡上座和佛明妹妹主壇了。」呂四娘道：「這樣看來，難道她要到西藏去嗎？」大家左猜右想，都摸不着頭腦，但聽到甘鳳池會無恙歸來，各人向就信仰沙哈洛，因此都把疑慮丟開，暫時不到外面去活動。

作書人寫到這裡，記起了前幾回寫到亞密當回宮認罪，會叙及黃龍劍飛走，他的妻子花蝴蝶跟着失踪，亞密當路上撿到一個老婦人，竹籃留書。這些都是一些線索，想聰明的讀者定會看出一點來龍去脈。其後司馬長纓無意看見一條黑影竄進赤空的靜室，不久赤空命長纓送藥，到了亞密當死後，赤空在靈柩上撫摩一遍，念經超度；神尼等一班武林俠士，夜裡山頭吊唁，又看到一條黑影出現墓前，這接續而來的奇事，作書人雖則一直未曾交代，但這些佈局，定然逃不出看官們銳利的目光。如今本篇就要結束，這秘密立即揭露了，欲知其故，且看下文。

這天正是盂蘭節，大士菴前，超幽施食，白泰官等一行，本來寄居菴後齋舍，但怕善男信女之中，有官府耳目混跡，因此一早躲到竹林裡，汲山泉煑茗，消磨永日。大家正在有說有笑，忽覺竹林

外白衣幌動，棲鳥驚飛，三音神尼已經出現眼前，各俠士忙的起立相迎。神尼擺手道：「不用多禮！崑崙掌山來了！你們快來迎接。」各俠士齊覺一愣，崑崙掌山便是天照禪師，這個武林一代宗師，數十年來足不下山，這番到來顯有不尋常之事了。

當下一起隨在神尼身後，出了紫竹林，只見遠遠一個老僧人持杖緩步走來，相隔還有半里，怎知眨眼之間，人影已映在地上，各人立刻俯身迎接。禪師合十道：「有勞各位相迎，貧僧施禮了。」神尼領衆轉入竹林，奉上山茶，白泰官、呂四娘、雲霄、朱蓉鏡、冒蓮、佛光等紛紛下拜。最後是司馬長纓，他在禪師面前跪下，禀道：「師傅在上，徒兒長纓叩拜。」禪師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的傷處好了？」長纓道：「託你老人家的福，如今沒事了。」禪師道：「為師今次到來，要把你師姐勸回天山去，今夜你可隨老僧一走！」

各俠士才曉到這位高僧到來，要見猿女孟麗絲，大家心裡暗暗驚奇。天照禪師吃過一盞茶，約了各人夜後在安定門內「國子監」會合。這處是往日的最高學府，國子監裡的彝倫堂、博士廳，就是課室。院內正中一座兩層檐黃玻璃瓦的圓頂建築，叫作「辟雍」，原是皇帝講課的大堂，周圍有白石欄杆環着，往日文武百官和國子監學生都在欄外聽講。國子監對門便是雍和宮，雍正未登基時曾住過這裡，後來前部改了喇嘛寺，其餘的幾間大殿都封閉了。

三音神尼聽天照禪師吩咐在國子監會合，心裡已明白要到雍和宮去，當下暗囑各人一番，今夜隨她一起前往。天照禪師囑畢，轉身出了竹林，各人跟着走出相送，老僧的影子已不見了，都暗暗稱奇。

初更過後，神尼帶了白泰官、呂四娘、冒蓮、司馬長纓、佛光等離開妙峯山，其餘的人都留在紫竹林等候。一行人展起輕功，一會已翻過安定門，國子監就在脚下。夜闌人靜，風聲傳送，大家耳裡都聽到有人在道：「各位請到雍和宮的後殿來，老僧在宗額巴銅像面前等候！」認得是天照禪師的聲音，却是不見人影。神尼便道：「你們隨我來吧！」

雍和宮是五進大殿，第一進天王殿，隔着一所大天階，第二進是雍和宮，這兩殿有喇嘛居住。再後是永佑殿、法輪殿，一連排着七開間的大殿，中間一座三丈多高的黃敎敎主宗額巴銅像。緊接在法輪殿之後，那裡三層高的萬佛樓矗立着。

且說各俠士隨神尼入到法輪殿裡，只見宗額巴聖像之前，蒲團上伏着一個老僧，正在向佛頂禮，神尼見了，也一同跪下。禪師禱畢起來道：「你們記着，一會不論見了什麼東西，都不要聲張！」各人應了一聲。禪師出了法輪殿，來到殿後天階，一看萬佛閣上，燈光盡熄，窗門緊緊地關上。天照禪師拿着手杖向空揮出，呼的一股風捲起，一剎兒閣裡似有人影幌動，窗門砰的隨風便啓。

天照禪師回顧各人道：「你們隨老僧上去看看！」身形微縱，人影已飛進窗裡。各俠士跟着各展輕身本領，到了二重滴水檐頭，向閣裡望進。這時候，閣裡寂然無聲，窗外射進暗淡的光影，看到禪師站在閣裡，身前伏着一個黑影，定睛看時，却是一個老婦人。白泰官呂四娘等人都不禁楞住，他們雖然看不見那人的面目，但已認得是那晚遇到的老婆子。

只聽天照禪師拿手杖在地上輕輕一敲，柔聲說道：「孟麗絲，你的苦衷我已盡曉，你為着情義兩全，這樣幹我不怪你，惟是人事不能勝天，你幹下去怕會招惹更多的煩惱，所以我才下山走一趟，

你還是聽我的勸導，回到天山早日把法都瑪師姐的遺骸安葬，依她遺言開啓石室罷。」室裡沉寂了片刻，隱隱聽到啜泣之聲，禪師又道：「你起來再說話，許多朋友都來看你了。」那老婦突然躍起，揭去假面具，孟麗絲的眞容倏忽現出，面容畧見消瘦，但神韻依然，秀麗不減，低首凄然道：「師叔，爲了姪兒的事，要勞你老人家數千里奔馳，於心不安，姪兒亦知雍正氣運已終，但不忍看着他慘死，因此潛匿保護，自知對各武林朋友不起，然而一點苦心，無非盡情盡義便了。」天照禪師歎了一聲，忽聽佛像後微微一响，禪師便道：「亞密當大俠出來吧！貧僧有話奉告。」雙掌微微一合，一股勁風把丈餘高的一排佛像吹得搖搖擺擺，禪師一面向裡合十稽首。刹那間一條高大的黑影飛縱出來，如蝙蝠墮地。那人來到禪師面前，把假鬚摘下，果然是淸宮劍客亞密當，嚇得外面各人幾乎驚呼起來。亞密當雙目如電，英風颯颯，腰畔一柄黃龍寶劍，閃閃發亮，朝着天照禪師一拜道：「老前輩光臨，未知有何指示？」禪師回揖道：「貧僧問訊了，壯士一片丹心，爲淸主盡忠，實屬可敬，貧僧剛才的話，想壯士都已聽得？」亞密當望了孟麗絲一



看到禪師站在閣裡，身前伏着一個女子。

眼，然後對禪師道：「禪師聽禀，這次孟姑娘把在下從鬼門關救出來，本應唯命是從，但我亞密當是滿洲人，爲國盡忠，爲主盡節，皇上雖然不德，但我始終還是個滿洲人，不能眼看皇上給人加害，坐視不理。孟姑娘就算要回天山去，在下還是要留在這裡的。」

亞密當說時，雙目吐出英雄之火，大義凛然，天照禪師一時無話可答，看得閣外一衆俠士，無不暗吃一驚。這時沙哈洛一躍進入，在亞密當跟前合十道：「大俠別來無恙？那次我們到你的塋前吊祭，看到人影飄下，貧尼便已疑心你服的是假死之藥，但想不到孟小姐來了京畿。如今雍正已作你死去，你雖有一片忠心，無法吐露，何況崑崙掌教不遠千里而來，無非看到雍正刻薄寡恩，殘酷日甚，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，難道你不懂得盛衰之理嗎？」

這番輪到亞密當無話可答，閣裡一時沉默。孟麗絲看見局面很僵，走近亞密當身旁，低聲說了幾

句話。然後回稟禪師道：「師叔，這番女菩薩和各朋友到來相訪，我們心裡都很感激，只要我們幹得到的，定必接受師叔的指示，如今先把甘大俠請出和各位相見，明天姪兒再到妙峯山聽師叔的吩示。」孟麗絲的話，就是說先把甘鳳池放出來，請各人回去，她和亞密當商量過後，明天再來回覆。沙哈洛不想相持下去，忙道：「孟姑娘說這樣便這樣好了。」

一會，孟麗絲從閣上走下來，後隨甘鳳池，面容不改，精神飽滿，各人才覺心安。甘鳳池和各人相見之後，才知他那天給亞密當逼到閣上去，雙方比劍，約過誰個丟了劍，要在閣裡困上半年，結果甘鳳池輸給亞密當，江湖人一諾千金，因此軟禁在閣上，沒有什麼爲難。當下各俠士隨天照禪師離開雍和宮，孟麗絲送出安定門，約過明天相見。

第二天，孟麗絲果然來到紫竹林，先叩謁天照禪師，隨和神尼等一一見過。沙哈洛暗對孟麗絲道：「孟姑娘，這番若不是一方退讓，我們一班人必不肯罷手，那時難免一場血戰，亞密當雖然英勇，若果遇到佛光這孩子，他定然一敗塗地，你還是勸勸他不要逞强罷。」沙哈洛這番話明白是一種示威。孟麗絲答道：「我已和亞密當商量整齊了，他知道我們離開之後，雍正的命隨時可以結束，因此，他有幾個條件要女菩薩對各位說，如果能夠答應，他便即日出京。」沙哈洛急問道：「是什麼條件？」孟麗絲道：「亞密當告訴各位，如今大淸國基已定，就算雍正有什麼三長兩短，將來寶親王繼位，要各派武林朋友終其生不得傷害他一根毫髮，這是第一條。第二只許在雍正身上一刀，不能剁上第二刀，也不能令他死前有點痛苦。第三，不能把雍正身上任何一些東西拿走。」

沙哈洛神尼知道第二三條是孟麗絲加進去的，自己不敢定奪，就回稟天照禪師，禪師對大衆

道：「我佛慈悲，孽由自作，各位得過且過罷。」各俠士商量一番，只有司馬長纓和佛光二人不願意接受，長纓說道：「那天我看在孟姊姊的面上，把雍正放過了，我說過再見到他時，定不相饒！」佛光也道：「我王雪蓮誰也不怕，就算再多一個亞密當，也不放在眼裡。」沙哈洛喝一聲：「住口！」把眼眶着她道：「各位長輩面前，你休得放肆！」佛光臉紅紅地站過一旁。孟麗絲微笑道：「司馬弟弟，那天就算你劍下不留情，皇上未必就倒在你手裡。」司馬長纓這才曉到當日孟麗絲已暗中監視着，又想到她昔年傳授自己一手劍法，也就不敢多言。（作者按：那次長纓和雍正在地下密室作生死鬥，棲霞子瞥見通風格子上的人影就是孟麗絲）

其餘幾位武林俠士，也經沙哈洛苦苦相勸，後來終得到甘鳳池白泰官呂四娘各人的諒解，應承了亞密當提出約法三章。孟麗絲雖然得到了勝利，但雙眼已是含着一汪珠淚，向天照禪師和神尼等作別。這就是各派武林妙峰山約法，除了王崇明未有在場之外，其餘崑崙派（司馬長纓），青藏派（王雪蓮），大漠派（沙哈洛），少林派（甘鳳池），衡山派（呂四娘），太極派（王崇明），武當派（雲霄），都已應承，沙哈洛代表着王崇明、白泰官冒蓮二人，也是大漠派出身，但冒蓮兩個兒子將來是峨嵋派的高手，司馬長纓原是雲台派的傳人，所以也算在內，加上孟麗絲代表了天山派，亞密當代表了長白派，天下武林高手，佔了大半，因此後來乾隆皇帝安享六十年太平，讓位給嘉慶之後，還做了幾年太上皇才去世，終其生未受過各派武林俠士侵害，都由今天亞密當一言而致的。

經過了這次口頭約法，孟麗絲便隨天照禪師離開京畿，亞密當也依約回關外去，臨行前二人都到妙峯山來向各武林朋友作別，然後遙向皇宮三拜，含淚下山。沙哈洛問道：「大俠將欲何往？」亞密

當答道：「我暫時不想返回臥虎邨去：打算見到我妻華燕支後，便一同遁跡深山，對世事不聞不問。」神尼知他怕聽雍正的不幸消息，也就黯然相送，正是滿懷心事，後會有期，作書人如今倘要交代一筆：亞密當清宮出走的時候，路上遇到的婦人，就是孟麗絲，後來他依照竹籃裡的說話，回到清宮，雍正便抓他下獄。孟麗絲探悉雍正預先拿毒酒給亞密當服下，便乘夜叩謁赤空，表達隱衷，求赤空施救，赤空也感到棘手。孟麗絲便說：「那毒酒我還有解藥，可是怎能把亞密當從獄裡帶出？」二人計議一番，赤空說道：「我在雅那薩羅沃池得到西域一種還魂藥餅，服了卽時氣絕，但要在廿四個時辰之內，把遺體取出，然後有救。」孟麗絲大喜，又道：「那麼，事不宜遲，亞密當服了毒酒，我已帶來了解藥，他身體比別人抵受得多幾天，如此便有救了。」當下又請赤空如何誘使長纓送藥。赤空曉到這種還魂藥，服後不過假死，還須細毛孔呼吸，所以借送喪爲名，暗施內功把靈柩的底弄裂了，讓空氣透進。那晚孟麗絲便把新墳掘開，盜走亞密當，所以別人悲傷，赤空心裡反而覺得安慰。

亞密當給孟麗絲救醒，給他服過人參草，解去毒酒，亞密當仿如睡了一覺，對孟麗絲自然感激萬分。孟麗絲又告訴他當日黃龍劍也由她在瓦上取去了，他的妻華燕支安置在城外沙河鎭一所民家，要他不要掛念。從此他便和孟麗絲化作老人，暗裡保護雍正，宮裡八等的鬧鬼，無非看見二人的影子便了。亞密當懷着忠肝義胆，可惜遇非其主；孟麗絲也因生父苗文寬，義父孟土司，都受過雍正恩惠，就是她能够到天山學技，不能不說是雍正成全了她，以至後來委身圖報。雍正對她始終懷念，孟麗絲也是情深義重，無奈恩仇不能兩全，師門不容違背，卒之含淚回到天山，作書人寫到這裡，也不禁深

深一歎。下一篇故事「武林十三劍」裡，這兩個武林雙絕還要出現的，如今暫時按下不表。

金風送爽，時序初秋，北國天氣特別涼快得早；清宮庭院，已是梧桐葉落，雁過悲秋，北風吹來，人已有點寒意。雍正在碧梧書院裡，每天只批閱苗疆的軍事文書，有時召軍機大臣鄂爾泰到來詢問軍情。那天雲南總督尹繼善奏告：「清軍會勦台拱等處苗寨，生擒苗首阿九，斬殺叛苗千餘，目下清平、黃平、平越等地都已收復。」雍正聽了大喜，看看日子，那天正是八月十四，日支逢「戊子」，想起明天就是中秋節，八月雙圓的好日子，宮裡每年都慶賀中秋，今夜清漪園裡，早已鋪陳各種燈色。他已忘記了十年之前，他就在中秋節前一天，誘八俠士進宮來，施用毒鴆了。想了卽命內侍宣召莊親王允祿，果親王允禮，大學士鄂爾泰、張廷玉等進宮飲酒，一邊商議勦苗軍事。

一會，莊親王等四人進到碧梧書院，看到雍正坐在倚瀾堂上，微露笑容，臉色紅潤，堂外守着侍衞領班于成龍和四個親隨武士。四人跪下請過聖安，雍正卽命在堂上擺開酒筵，賜四大臣陪坐下首。君臣對酌，一邊把盞，一邊談論朝政。雍正這天似乎特別興奮，欣欣問鄂爾泰征苗之事，鄂爾泰一一回稟，雍正道：「苗民受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大恩，不思圖報，反而稱兵作亂，今次朕命張照哈元生二人經畧苗疆，若果年內亂事得平，使地方居民不受荼毒，朕雖死亦能瞑目了。」鄂爾泰見雍正提及死字，忙稟道：「皇上萬壽無疆，叛苗不過癬疥之患，請皇上稍舒聖慮！」雍正笑道：「朕今年虛度五十八，平生經歷萬險，就算死了，也有寶親王繼承大統，那麼生死何足輕重，大學士未免拘執。」張廷玉鄂爾泰見雍正連說死字，認爲不祥，二人都不免暗裡打特。

鄂爾泰等四人陪着雍正說話，自未至申（下午四點鐘），差不多兩個時辰，方才告退。雍正酒興

猶似未闌，又命召寶親王到來，弘曆偬偬進入，雍正便道：「明天就是中秋佳節，朕已命人在園裡設酒，到時你可陪同你母進園來，一家賞月。」弘曆連忙謝恩，雍正又問他近來作的詩詞如何，談了一番，弘曆才叩辭出了碧梧書院。雍正已有幾分酒意，一陣秋風吹來，酒氣上湧，起身回到屋裡，出了倚瀾堂，感到內急，看看身後隨着于成龍和四名二級侍衞，便叫于成龍守在廊外，轉入亭子間裡大解。這處原是碧梧書院的亭軒，有石橋通進，兩面遊廊，亭軒內進是間小書齋，紗窗明凈，窗外修竹古松，頗爲幽靜。自從雍正駐蹕碧梧書院後，便把這亭軒改作皇帝的御厠，利便他日間登臨之用。換句話說，這不過是皇帝辦公室的便所，和寢宮的內厠不同，所以防衞方面，也較爲疏懈。

這時跟在雍正身後的，還有兩位親隨侍衞，跟他進了亭軒，自有亭裡的內監宮人出來伺候。雍正偬偬脫去外褂，走上幾級板梯，推開小齋的門，解衣坐下。皇帝的便所，自然比富貴之家的寢室還要講究，窗子都是碧紗櫥，地板鋪上西藏花毡，薰籠裡燃着沉香。小齋門外，跪着兩名宮監，一個頭上頂着金盤，盛載清水；一個捧着香巾侍候。

一會，雍正已是通身舒暢，潔凈起來，酒氣也過了一些，忽聽見外面微微一响，像有人走動，他便咳了一聲，跟着軒外人影一閃，似是個女子。他喝問：「是誰？」沒有答應。急忙中把腰帶繫上，忘記了放在几上的白金劍。推開齋門，一眼看到軒外有人探進半個身子，髣髴是個女子，他的眼光剛一接上，立刻迷迷惘惘地，看見孟麗絲迎着向他招手。他渾忘了軒裡侍衞人等都已倒在一邊，一時喜逐顏開的道：「貴妃，朕想得你好苦。」一句未畢，他已給人當胸揪着，眼前晃晃劍光，他才驚的冷汗直冒，定睛一看，面前的女子那會是孟麗絲，只見她鳳目圓睜，眼睛冒火，印堂上現出一個山字形

的暗痕，手裡一口綠澄澄的短劍，就要刺到自已的咽喉，不覺微嘆一聲「天亡我也！」

看官們，你道來者是誰，原來在這半月之中，佛光呂四娘二人日夕窺探，知道雍正躲在碧梧書院裡不出，但每天必到這亭軒來一兩次，這裡防衞較疏，最好下手。這天她們和司馬長纓一道兒偸進園來，預早伏在軒外，果然雍正帝運已終，進厠之後，長纓在軒外把風，佛光呂四娘二人展出「踏雪無痕」的輕身本領，掩進軒裡，幾個侍衞宮監還未察覺，呂四娘一出手便把一名侍衞刺倒，其餘幾個給佛光一陣點了穴道，當堂動彈不得。二人幹的一點沒有聲息，只那侍衞倒身欄杆時微微一响，驚動了雍正。二人又復閃過一旁，佛光想到時機難得，稍縱即逝，立刻運用密宗精神功，拿自已旺盛的精神，壓制着酒後的雍正。這就是催眠作用，因此雍正眼光給她接上，糢糊地看見孟麗絲站在軒外，是幻是眞，一時使他迷惘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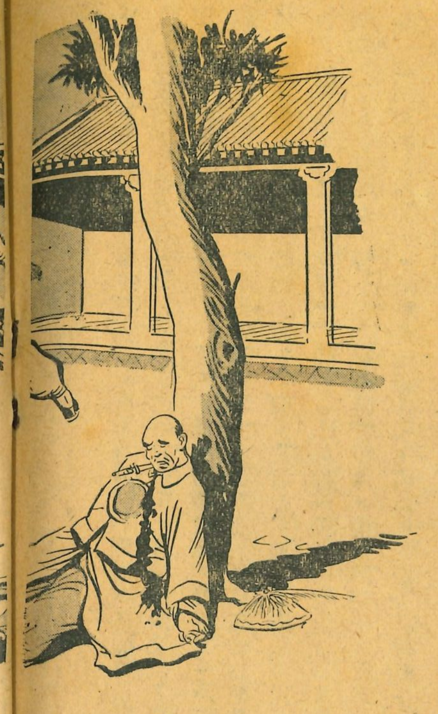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佛光的青萍劍舉起，欲下不下，呂四娘在後，已是萬分急煞，也把劍張開。佛光聽雍正微嘆一聲，腦子裡霎時記起當日玄空師傅的訓示，手裡當堂失了主宰，口裡叫出一聲「我不……」連隨縱到廊外去。嚇得呂四娘一跳，還幸她已把劍張開，她的廻風劍有名的快，口裡呼出：「饒你不得！」颼的一劍揮落，雍正的頭顱隨着飛出遊廊；剎那間，這亭軒一聲震塌，木石紛飛，廊柱當堂爆裂，隨聲折斷。原來雍正臨畢命時一脚打出，幸而呂四娘站在他身後，沒被踢倒，這一脚是他最後的一着，數尺外圍的楠木支柱，片片裂開。呂四娘從烟塵裡竄出，一看雍正的頭顱已給佛光接在手裡，忙的割了倒在門外那侍衞的衣襟，把頭顱裹起，便見司馬長纓從竹林走出，呂四娘打個手勢，問他外面風聲如何，長纓擺了擺手，暗示可以走出。三人如箭衝過石橋，回頭看到于成龍死在樹下，咽喉上貫着一

柄崑崙飛劍，死狀很慘。三人沒暇多看，各展絕頂輕功，暮色四合中，但見幾條黑影，乍隱乍現，直出宮牆而去。

過了片刻，院裡親隨總管才發覺雍正死在軒裡，沒了頭顱，當堂驚的雙足發軟，這時的驚慌紛亂情形，筆難盡述。只看當日野乘記載：這天鄂爾泰回到家裡，想起剛才雍正說話，似伏着不祥之兆，正在無精打彩的用過晚飯。初更過後，忽見宮監氣喘呼呼的奔進來，報稱：「皇上暴病，請大人立刻進宮！」鄂爾泰靴子還沒穿好，狼狽出了府門，見馬便跨上鞍去，直走到宮門，才知騎的是匹運煤的羸驢，也不暇計較，傯傯進宮，來到御榻之前，但見皇后哭至暈去，寶親王伏地大慟，餘外只有一名內務總管在旁。鄂爾泰揭開御帳，當堂哎喲一聲，脫口叫出。這時莊親王果親王都已來到，看見帳裡情形，只得個沒頭屍體，都不禁嚇的面如土色，不敢出聲。後來還是莊親王出主意，命總管在榻外加上帳幕，暫時不許各妃嬪外臣瞻仰御容，一面吩咐舉喪。

後人對雍正之死，有詩說道：

重寒象逼樓台重，
深鎖宮門喚不開；
寶劍革囊紅線女，





回頭看見于成龍死在樹下，咽喉上已貫着一口崑崙飛劍。

禁城一嘯御風來。

作書人見這詩寫得太好，因此照抄出來，並不是掠人之美。雍正暴卒，正史也有記載，「十朝東華錄」也說他是日仍照常辦事。且說當日即在乾清宮區後取出遺詔，各大臣都聚集到寢宮面前，當衆宣讀，詔內果然是雍正筆跡，只寥寥幾字，寫着：「皇四子弘曆繼朕即皇帝位。」弘曆即換過吉服登基，受各朝臣叩賀，改元明年正月爲乾隆元年，那時他只二十五歲。

其餘的事，也不必多敘。只說當日鄂爾泰命人雕刻一具沉香頭顱，打算縫接在雍正遺體上。這事因要守秘，他吩咐內務總管太監在神武門等候，如果有人把木匣送來，便即接收，不許開視。總管太監承命，站在門外守候着。中午，忽見有人傯傯走來，把一具黃楊木的匣子向他手裡一丟，回身便去。那總管自然不敢開看，飛奔內宮呈給鄂爾泰。鄂爾泰也以爲是他定造的一具沉香人頭，連忙到帳

後打開一看，怎知一看之下，幾乎嚇的他失了三魂六魄。呈現在他眼前的是雍正的頭顱，鮮血糢糊，匣蓋背面有四個血字寫着「還爾頭顱」。鄂爾泰慌忙捧着下跪，痛哭起來，皇后親王等聞聲來視，都大吃一驚，知道是外間俠士把首級送回來，立刻禁止張揚出外。當天便把頭顱縫在雍正遺體上，掩飾一過，才讓各王公大臣妃嬪等瞻看御容，淸宮一幕暮夜失頭故事，從此便告結束。

這裡還須交代一筆，就是當日呂四娘等三人把雍正頭顱帶回紫竹林後，沙哈洛甘鳳池等人無不大喜，即日在東齋堂設了昔日被害五位盟友的靈位，拿雍正頭顱擺在面前，祭告一番。沙哈洛冒蓮二人，想起王春明周濤，禁不住痛哭失聲，其餘司馬長纓，呂四娘等一一向亡靈禀告。大家覺得大仇已雪，正是又悲又喜。沙哈洛便道：「我們日前答應過孟麗絲，不能够把雍正身上任何東西取去的，如今趕快把頭顱送回去要緊。」白泰官聽了，料宮裡必定在外間做回一具木人頭，即囑雲霄前往一行，吩咐他如此如此，便可瞞過，這就是神武門前送頭的一枝插曲，不必再表。

這天晚上，各人乘淸宮舉哀之際，分批離開妙峯山。呂四娘和朱蓉鏡一道，打算到西湖玩賞些時；沙哈洛帶了佛光回蒙古去，司馬長纓苦苦跟隨，冒蓮要上峨嵋山；甘鳳池回陝北見他的老妻陳美娘，一時風流雲散。這時沙哈洛剛是四十許人，還是容光煥發；就是天山上的猿女孟麗絲，也不過三十餘歲的少婦，所以將來在武林裡出現的日子還多。本篇叙到這裡，也就作一結束。正是：

興亡有數　善惡分明

小啓：作書人自「游俠英雄傳」起，寫了幾篇互有連接的故事，其間歷蒙各讀者的勗勉，雖然是遊戲筆墨，也感到知音不少，衷心感激，實在難以言喩。下一篇「武林十三劍」將繼續登出，是篇結構與內容，比前篇更饒趣味，保證滿足各位閱讀武俠長篇的興趣。而且書中一部人物，對讀者並不陌生，時代雖不同，故事仍有多小銜接性。謹此預告，希爲垂察！

——蹄風——

清宮劍影錄(十集)

著作者：蹄風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